



社	以直報怨	無名有實的公敵
評	德意僑民問題	戰時上海暑校
	歐洲往那裏去？	周煦良
	吾國過去教育之檢討	傅雷
	讀日本松方公爵遺札	夏丏尊
	所謂人道	錢鐘書
	美國披露又一新武器	賀若璧
	今日風行歐美的 <small>英國十九世紀</small> 小說家	辛笛
	靈感(小說)	錢鐘書
	枕上偶得(散文)	宋悌芬
	鶯花無限(散文)	周煦良
	金絡索(曲)	大漢詩人
	現代史料十二則	



半月刊

第一期

南京圖書館藏 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 發刊旨趣

暴風雨過去了，瘡痍滿目的世界亟待善後，光復的河山等着建設。飽經憂患之餘，我們謹以這本小小的刊物獻給復興的隊伍。

自身的力量雖然微弱，但八年來我們認識了不少幽潛稍晦的同志，始終不懈地在艱難困苦中努力於本位工作。編者謹以本刊的園地，請他們把長年窮搜冥索的結果，陸續公諸社會，也許對建國大業不無裨益。

凡對本刊不吝指導、批評、扶掖的人士，我們預致深切的謝意。

## 以直報怨

疾風

日本降伏以後，吾國政府屢次告誡國人，對日本俘虜及僑民須以寬大為懷，不念舊惡，與人為善。這種數千年的傳統德性，在戰勝之餘，當然需要闡揚。且八年抗戰，我們被俘虜的將士，以及徒手的平民，慘遭敵人屠殺之數，不可勝計；此時難保國人不積憤填膺，乘機報復。

所以政府的諄諄告誡，更顯得是賢明的措置。

可是德性也不能越出中庸之道。我們一面懷柔，一面還得警戒，否則狼子野心，禍貽後世，為患有不堪設想者。例如日本在八月十四日正式宣佈投降後，駐華日軍即暗中毀棄軍需物資，為數甚巨。這種違反停戰條件的行為，足證日本軍人的怙惡不悛。我們主張不但其主犯及其負責長官應當嚴加懲處，而且毀棄的物資也當責令日政府賠償，列為吾國將來要求賠償項目之一。

### 評社

其次，日本解除武裝後之拘留及僑民之處理，報端雖有披露，但略而不詳；甚望吾國各地受降長官冠日詳細公布，以祛羣疑。至拘禁條例之實施，與乎隨地之監視戒備，尤須嚴格，勿稍寬縱。

上述種種，決非我們的過慮。美國輿論及軍方領袖對日本國民性之欺詐、偽善各點，大聲疾呼，警告世人，五旬以來，不絕於耳。如太平洋美海軍司令尼米茲上將，遠東問題專家拉鐵摩，名記者密勒等等之言論，尤足發人深省，足供吾國今後對日政策之參攷。

以德報怨，固是美德，但連提倡仁恕不遺餘力的孔子都要問：「何以報德？」他主張「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以直報怨！」一語點破了大國民風度也有限度的這個原則。

## 無名有實的公敵

恆

八年悠長的歲月，磨練成了我民族艱苦卓絕的奮鬥精神。但敵騎縱橫之下，八年的黑暗也銷沉了不少人的意志；被唯利主義迷塞了心竅，他們忘記了國家，忘記了浴血的戰士和受難的同胞。物質享受的欲望驅使他們出賣人格，喪盡廉恥。除了少數潔身自愛，堅忍不拔之士以外，社會上竟形成有商皆奸，無「官」不貪的局面。

有人說在鐵蹄之下的「官」商是應該這樣的，因為不知此便不足暴露敵人的虐政，更不足使人油然而生愛國之心。也有人說這是暴風雨時期，一切都是黑暗；混水撈魚，取不傷廉，財之所在，儘可攫之無忌，不擇手段。這些立論，我們不欲加以批評；但為非作歹所造成的殃民的後果，與英奸的禍國並無兩樣，而且敗壞人心，動搖國本，正與漢奸殊途而同歸。為公道計，為民族道義計，政府在清算漢奸罪惡的時候，對於這些無名有實的公敵，應該併予懲處；對於他們的侵入之財，也應該全部籍沒，充公設或慈善經費，使取之於民的返之於民。

善後事宜固然千頭萬緒，這批人民公敵的處置却應該列入當務之急。

050  
256.922  
2

### 德意僑民問題

木訥

我國過去曾向德義宣戰，歐戰結束時，這兩個國家並未向我國投降，在國際關係上，這件事不能算已告結束。

和德意恢復邦交，現在當然還談不到。我國沒有派遣軍隊到歐洲去，自無損失贖令兩國賠償，除非是：德意國內我國僑民生命財產的損失。但上海德意兩國的僑民到目前為止，還是敵性的人民，應該有個處置。從一個國民立場說，我覺得這些人都該入集中營，受俘虜的待遇。他們財產的處置，固然應參照國際過去習慣辦理；但有一點要注意的是：這些德意人的財產有一部份或全部是獲的中國國難財，或由衣袋而來。此而屬實，是不是中國有理由加以沒收？

僑民的被後處置，在未復交以後，當然遣送回國，不過也有斟酌。上海這個冒險家的樂園，過去也是連逃難。當希特勒德國排斥猶太人，和他的反對者時，會有許多德籍猶太人，和少數德國自由主義者被擠到上海來潛身，像名小說家湯姆司·曼，雷馬克等託庇於美國一樣。對於他們的處置，似乎得換一種方式。意大利人中間，在巴特里奧政府成立時，上海日本人徵詢他們的政治向背，頗有表示效忠於巴特里奧政府而吃過苦的；更有康特凡地號上船員，會於日本人前往接收前，將該船自行擊沉。在意大利未放下武器前，這些人的表現未見得好。既有上述事件，似乎對他們的處理方式也得變更一點。我相信，美國人對於菲列濱人中間的 Yes-man 和 No-man 一定也有不同的處置。

### 戰時的上海暑期學校

山

民國二十年以前，上海的暑期學校還是鳳毛麟角，以後雖逐漸增加，始終是補習性質。有些大中學對暑校中成績較優的外來學生，予以投效的便利，放假而允許他們免致。戰事以後，上述情形逐漸蔓延，遍及多數學

校，進某校的暑校，無異進了它的預料。

最近幾年，暑期學校更喧賓奪主，在某些大學裏變成「國難」的。固然，學校當局並沒改動修業期限，但借著學分制作掩護，將四、五年縮成二年半至二年九個月，並且已有正式創立過一年三學期的大學。這是超速度生產很快變成了粗製濫造。戰時大學生的程度，不能言亦不認真；原因雖多，要與此種畸形制度不無重大關係。學習效率既談不到，且更談生嚴重的流弊：

一、暑期學分作為正式學分也罷，一年三學期制也罷，總之，教師不得不減少教材的分量，或在教學時潦草敷衍；偷工減料，不僅貽害於一時，抑且流毒於後世。

二、這種制度破壞了教育的尊嚴，使學生把受教認作敷衍鬼混之事，把堂堂學府當做人人生不得不過但是萬分可厭的一關。他們所重視的，全在學分的多寡，但求快快修滿，好換文憑，正像積滿多少畫片，向香烟公司掉換獎品一樣。

三、畢業即過關的觀念，已經從學生傳染到家長，使社會人士對教育的觀念也隨而歪曲了。

現在事過境遷，過去的錯誤大概可以永為陳跡。既往不咎，來者可追。我們本不願多翻舊賬；但現象雖然消滅，惡果依舊存在。文教之事，人敗之而有餘，千萬人救之而不足；一日蹇之而見效，十年暴之而無功。加速教育種在青年和家長心中的毒藥，還得今後的教育家努力廓清！

綜合性學術 編輯兼 周 煦 長

發行人 傅 雷

發行所 上海 呂 班 路 一六九弄四號 新 語 社

文藝半月刊 總經售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生活書店

元十四幣國價定期本  
元千八(券幣中)折暫  
計率定法照後布公率定法

南京 646626 北

## 歐洲往那裏去？

周煦良

**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九百萬，受傷兩千萬，經濟的損失，除掉表現於各國戰後生活指數和戰時公債的不算外，單單歐洲國家欠美國的戰債就是一百億，而且一直就沒有還清。戰後民生凋敝，失業激增，經濟危機不斷侵襲，無論戰勝國戰敗國都被壓得喘不過氣來。戰爭的結果如是，也足夠慘傷了。然而不到二十年又發生了比前更猛烈，更殘暴，更黑暗的第二次大戰。別的損失現在還無從估計，單單歐洲非戰鬥員就死了二千六百萬，單單廣島上一個炸彈就死了二十多萬人，有歷史價值的多少名城都化為廢墟，可以為人類造福的多少人力物力都化為塵土。至於戰後秩序的恢復，經濟的重整，現在根本還談不到。

難道歷史永遠要重演嗎？難道歷史如馬克斯主義者所述，只是盲目經濟力的推動？難道經濟力永遠沒法加以人為的控制？難道人類永遠決定不了自己的命運？我們要問。

誰是戰爭的犯罪者？今日舉世的目光都射在，舉世的手指都指向納粹主義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身上。日本還可以说，它原是戰前五強之一。德國是戰敗國，怎麼會有作戰能力？如果在慕尼黑會議時，德國軍備已超過別國使張伯倫不得不讓步，那麼希特勒併吞奧地利時，怎麼不注意到？納粹軍隊進佔萊茵時，怎麼不注意到？是誰容許了德國有逃避國際眼光的秘密軍火庫？是誰直接間接扶掖了納粹政權在德國的抬頭，是誰默許了一個神經質，有犯罪傾向的獨身漢向德國人民號令一切？歐洲政治家這多年管的什麼事？

好像他們唯一的本領便是釀成戰爭和結束戰爭。

第一次大戰前海牙有國際法庭，負解決國際爭端的使命，但是號令不出荷蘭；戰事一爆發，連緊鄰比利時的中立也保護不了。第一次大戰後，日內瓦又有國際聯盟，使命也是維持國際和平。可是它只能勸告，不能制止；只請國家加入，不能阻止其退出。九一八事件一發生，國聯僅僅派了個李頓到中國來，草了一份欺騙世人耳目的調查報告。日本不

久便宣告退會，雖二年的約束限期也不能停止它行動。接着又有阿比西尼亞侵略戰和西班牙內戰在歐洲佈滿了烏雲。最後德國拆臺也宣佈退出國聯時，日內瓦便哄然一聲，盡作鳥獸散。歷史上可曾看見過這種兒戲？

算是盡了和平神的臉，這些歐洲政治家。

賠款，戰債，失業與經濟恐慌，這些都會被人舉為歐洲和平局面最後崩潰的原因。可是窮雖窮，歐洲人還是有氣力打仗，還是有力競爭軍備，還是能發動規模更大的戰爭。為什麼不利用這次戰爭的物力勞力去償還當初的戰債？為什麼那些失業的人不能做一點工作，為他們自己？為什麼現在的戰時經濟統制，高速度的軍備生產，不用在平日，不用在更有益的生產上去？為什麼抱着你們的經濟機構，永遠不加以改進？

可憐的歐洲失業者，好像上帝造他們不是受饑餓，便是去當炮灰。

希特勒成功的外在原因是歐洲保守主義者對於社會主義蘇俄的恐懼，想利用德國做護身牌。但還有其內在的原因：他替德國人開了一貼壯健劑。他把德國人從戰後波及全歐的萎靡狀態，頹廢心理，享樂主義，懷疑的人生觀中喚醒；使頑夫廉，懦夫有立。他叫他們去為他工作，為他造軍火，為他喫不飽，穿不暖，同時却覺得自己是一個有用之人，能為一個目的服務，為禍為福在所不計。他樹立了一個冒牌的宗教。他收買了德國人的靈魂，當全歐人捧着靈魂滿街叫賣，沒人理睬的時候。可是你們二千多年來古聖哲的教訓呢？你們的宗教呢？你們的基督和柏拉圖呢，歐洲人？

人類到了不相信世界上有正義，有理想，不相信其本身的向上力，不相信固有的文明或過分相信時，都會從世界主人翁的王座上跌下來，讓魔鬼去篡據。

奇怪的是，每次都是歐洲鬧出禍來，每次都由美國挺身而出來結束。

那因為美國的威爾遜是個理想家，他使美國參戰，目的是為實現世界永久和平。但是他失敗了，在歐洲受欺騙，回到本國受嘲弄，終於鬱鬱費志以歿。他的失敗是人類的失敗。這次，羅斯福也是個理想家，但同時也是個現實主義者，所以先有大西洋憲章，而後才有諾曼第登陸之舉。新國聯憲章怎樣執行，我們現在還無從預言。我們希望他的繼承者特魯曼，在執行這位偉大政治家的遺志時，不要再受歐洲人的騙。

現在又輪到歐洲政治家各顯身手的時候了。我們都將拭目以待。會不會仍是保持均勢的合縱連橫外交，仍是爭奪市場的經濟競賽，仍是討價還價的軍縮會議和有氣無力的國際安全機構？能不能像戰爭仍在進行時一樣，和世界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最古的文明國家羣策羣力共同解決世界的問題呢？

歐洲，歐洲，你往那裏去？

# 吾國過去教育之檢討

傅 雷

## 時

至今日，任何人都感到吾國的教育已面臨嚴重的關頭。辛丑以來，學制教材屢次更改，全國教育會議亦召開多次，而學生成績反每况愈下，服務效率更日趨低降。長期抗戰的結果，整個國家的機構為之動搖，過去筆路藍縷、慘澹經營的一些薄弱的教育根基，亦破壞殆盡。在此復興建設、實現民主的口號高唱入雲之際，關鍵所在的教育問題似尚未受到應有的注意。作者不揣鄙陋，願在這方面先作一番粗略的檢討。但篇幅有限，材料缺如，許多細節未能澈底探討，觀察錯誤亦屬難免，閱者諒之。

比較現代化的企業，縱使用大規模的招攷方法，仍不易覺得適當的職員。對於主管事務的觀察，判斷，應付，固談不到；甚至尋常文件及計算工作亦多不能勝任。反之，凡大中學生的不良習氣，如虛榮、傲慢、希望奢而能力低等等，倒應有盡有，使屢主望而生畏，不敢領教。至於社會人士對學生智識程度與道德水準的慨嘆，尤其普遍，毋容贅述。

【社會的諸病】 公私機關的抱怨人材荒落，久已習聞；不是說技能不足，學識淺薄；便是說學校出身的青年不合實際需要。

## 一 徵象

【教育家與教師的苦悶】 辦學的和當教師的首當其衝，苦悶之深可想而知。他們的觀點是：（一）新生投攷的程度一屆不如一屆。倘取捨嚴格，則學校經濟無法維持；倘從寬取錄，則程度參差，影響教學，損及校譽。（二）青年求知欲衰退；即用功學生，亦僅知埋首課本，於真知實學甚少興味。此點使優良教師大為失望，而以身經五四運動巨潮之教師為尤甚。（三）社會惡習深入學校；流連于歌場舞榭者固不待言，投機取巧，囂張橫暴之事，皆所習見。師道尊嚴，破壞無遺。

【政府當局的失望】 上述種種，實為十五年來政府痛心疾首之事。民廿二下半年起，各校實施軍訓，後又舉辦暑期集訓。民廿一教部下令各大學停收文法科學生，旋復裁減若干學校之文法科。這兩項重要的措施，一是整飭風紀，並為國民軍訓的準備；一是針對社會上人浮於事的現象，同時提倡實科，為建設事業作初步準備。此外，如整頓學風的文告，三令五申，雖不無其他政治作用，要亦足見政府改善教育之決心。

【學生的痛苦】 然而青年本身的痛苦，比之政府社會，實有過無不及。即使平日耽於嬉遊的學生，到畢業時也不免為職業的惡夢所擾。至於勤奮的學生，頭腦較為清醒，苦悶亦愈甚；舉其大者而言：（一）學科不合社會需要；眼見前輩同學一出校門即成問題的先例，早已不寒而慄。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似乎是現代中國青年命定的悲劇。（二）平時功課繁重，連預習和習都無暇應付，遑論融會貫通。至於鍛鍊身體的運動，更無時間可以支配。此種情形，使埋頭苦攻的學生疲於奔命，不知自愛的學生更趨荒廢。（三）一部分學科不合青年需要（按青年需要與社會需要未必盡同），一部分教員不能盡職，或竟濫竽充數。

總之，社會各方面都對教育現狀深致不滿，而且互相指摘，例如：（一）社會怨人才寥落，青年恨懷才不過。（二）教師嘆學生的不可教，學生憤教師的敷衍塞責。（三）青年怨政府不代謀出路，政府指學生不堪任用。更顯著的矛盾是：當局一面認為文法科學生太多；一而又感行政人才缺乏，遠在民廿之前，即遍

設財政、稅務、地方自治等各種人員的訓練班或養成所，甚至由行政院特設行政效率研究會，足見公務人員的供求不相應。據世界各國通例，大學文法科畢業生，除了從事專門研究和自由職業之外，大多數投身於各級政府機關服務。今吾國一面停收文法科學生，一面另辦訓練班，養成所，非獨矛盾，抑且浪費。

吾國教育界之畸形狀態，民廿以後逐漸顯著，經此戰亂，變本加厲，自不足怪。近八年中的教育法令，調查報告，統計數字，泰半闕如，故實際情形，一時甚難明瞭。但有數點可得而論：（一）廿八年教部曾有通令，凡修業期未滿之大中學生，在流亡中服務軍政機關而有證明文件者，回至原校或轉入他校時，均得以服務年期抵充修學年期。此項通令有效期限何時為止，不得而知；當時情勢特殊，當局自有苦衷；但於戰爭初期學生成績不無重大影響，亦難否認。服務經驗確甚寶貴，究不能與學術智識混為一談，更不能彼此替代。（二）戰前成績較優之學府，轉輾遷徙，元氣大傷；非特規模不復當年，圖書儀器泰半損失，抑且師資星散，環境大異，不得不降低水準，遷就現實。至戰前本屬平庸或辦理欠佳之學校，八年中與世浮沉，內容更不堪問。（三）抗戰期間，國民道德澌滅殆盡，人格操守，墮落已極；青年血氣未定，耳濡目染，尤難把握。投機僥倖，以實學為無用，視學校為過渡之心理，非獨遍及學生，即家長亦復如此。淪陷地區之中學生，三年前已在教室內討論洋燭市價，股票行情；即此一端，可概其餘。（四）社會經濟到處枯竭，失學青年與歲俱

增；衣食不周，何來餘錢購買圖書？失學之餘，並自修亦不可能。

由此觀之，人材恐慌之象，短期內決難消滅，且有益趨嚴重之勢。復興建設所需要的人才，以量言，較前激增（僅以實行實業計劃最初十年內所需各級幹部之人才而論，即達二百四十六萬人之多，見中國之命運頁七一）；以質言，較前提高。而近八年的教育造就，以之應付承平時代尚感困難，遑論建國大業與善後工作了。烽火雖熄，夾日大難，決非危言聳聽也。

## 二 剖視

大家知道，教育的落後與腐敗，不外政治上未上軌道，國民經濟貧乏，道德破產，一言以蔽之，客觀環境太惡劣。這種說法雖屬實情，但容易使人以這些一時無法解決的大題目為藉口，而不再進一步探求滋結所在。環境固然大不利於教育的發展，但教育的使命就是使人有改造環境的能力。而且教育是與政治、經濟、道德等等社會活動互為因果的。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這句話在亂世愈顯得真切；物質生活不安定，談不到精神生活，更談不到文化的提高。但物質生活的改善，就需要教育的助力。同是受教育的，謀生技能的高低，逃避天災人禍的可能性，都隨教育程度而轉移。若希望政治清明，實現民主，更須以良好而普遍的教育為大前提。教育儘管因政治、經濟、道德的崩潰而大受阻礙，但那

些阻礙正是教育所要努力排除的目標。唯如此，教育方能貫徹它改造社會的使命。

在探察病源的時候，作者先要聲明：教育牽涉的方面太多，刻舉原因總不免有掛一漏萬之弊。以下我們想從解釋表面的病象（例如失業問題，人才寥落問題）開始，進而檢視教育本身的問題（如學制，課程等）。

### 【外表的原因】

(1) 欲望與能力的不相稱。智識是欲望的酵母。失學兒童與在學兒童相比，已可看出欲望的差別；大中學生和失學青年的欲望更為懸殊。物質享受的要求已經很高，青春期的野心特別強烈，畢業之時，便以為一登龍門，身價十倍，理當平步青雲，立致富貴。然而實際的學識修養，先天的秉賦，以及社會的現狀，都無法配合這遠大的理想。於是在就業之時，高不攀，低不就，終而至於無業。失望之餘，不免怨天尤人，以為壯志未酬都是社會壓迫所致。而這種鬱抑不伸的憤懣，更招致社會的非難，認為大學生非但無能，並且自大。

(2) 錯認學校教育部分的功能為全部的功能。學校原來只是人生教育的一階段，離校以後，還需要受終身的社會教育。學校教育應該授予謀生技能，但這種功能僅是它許多功能中間的一種。技能固可謀生，謀生未必盡恃技能。而青年大抵認為學校對



於他們將來的生計，應負完全責任。這種錯誤的希望，與從前士子對科舉的希望毫無二致。流弊所及，多數學生抱定實用主義（或趣味主義）；唯自己選定的學科方有價值，因為將來可藉以糊口；凡是與此無關的學科皆屬無用。理工科學生之厭惡文史等科，文法科學生之咒罵數理學科，雖然還有教材和教學方面的原因，要以誤認教育目標為主因。似此情形，所謂陶冶身心，研究學識云云，都是徒託空言而已。

(3) 社會與當局的誤解。然而抱有這些謬誤觀念的並不限於青年。社會與政府亦誤認學校教育為萬能；且常苛於責人，寬於責己。社會既未對教育從旁協助，主管當局亦未探求治本之道。若以學非所用而言，往往由於社會的經濟狀況，工商業的發展階段，土地政策及一般行政現狀，不能和學校培養出來的人才配合。倘政治經濟的改革未能立時實現，則應視實際需要重行釐訂課程。若以就業困難而言，社會與政府亦當分擔一部分責任。例如理工科學生就業初期的工廠實習，文法科學生在服務機關內所需要的指導和訓練，大都無從獲致。社會既不予便利，教育當局亦未聯絡其他公私機關妥籌辦法。

#### 【內在的（即教育本身的）原因】

(1) 學制及課程綱要 自辛丑·壬寅（一九〇一、〇二）兩學制以來，學制更易已達五次。這些學制之長短優絀，因施行之時

甚暫，且吾國近百年來情勢變更極速，無法批評。所可斷言的，歷屆更改學制之時，事先未必細究各國學制及其社會情形，更未必充分考慮吾國的特殊情形與固有文化。吾國幅員遼闊，幾等全歐；風俗文物之歧異，文化水準之差別，即東南數省之間亦有相當距離，足為編制課程、釐訂學制時鄭重思攻之依據。民初之時，學制仿效日本；民八以後，復以美國為藍本；迄今為止，能免於東移西植，而確與本國傳統密切聯繫，與吾國國情完全適合之學制，尙付缺如。明乎此，今日教育之病根不難洞見。再若改革學制之時，聚專家於一堂，幾經研究，幾經辯難，但結果常有出人意料者。例如民廿八在重慶召開的全國教育會議中，教部提案，專科學校修業期限改為五年（原為三年），入學資格改為初中畢業（原為高中畢業）。在此特別提倡技術教育之時，忽然減縮專科學校修業期限，殊為費解。尤可異者，全教會議未經辯論，即予通過。

歷觀各屆學制與課程綱要的變遷，大致有下例幾種趨勢：  
(一) 學校教育的全部學年逐漸縮短（光緒廿九年的奏定學堂章程，小學至大學共定二十年；民國十七年國府頒布的新學制定為十六年）。  
(二) 科目逐漸加多；  
(三) 課程及作業標準逐漸提高；  
(四) 教育目標漸趨狹隘。除第四點有關教育哲學，留待後文討論外，第一、二、三各點在理論上已覺不合邏輯。復按實際，從小學三年級起，教師即無法使學生做到部定的作業標準，因為課程標準與作業標準都大大的超過了學生的智力和精力。如

此大量的智識，（參看教育法規內中小學各級各科課程及作業標準）在短時期內即使加速灌輸，猶恐不及；更無啓發輔導等等的餘暇。以廿一年部頒「高初中各學期每週各科教學及自修時數表」，與「高中各科各級課程標準及作業要項表」對照，即知時數與工作絕對無法配合。

再若細按各科課程標準內容，最顯著的缺點是：太高深，太繁瑣，太專門，而各學科間又太無聯絡。以理化課程標準觀之，似乎中學生非成爲理化專家不可；以造型藝術及音樂課程標準觀之，似乎中學生非成爲藝術家或音樂家不可。以此類推，中學畢業生必爲百科全書派之全材。實則各科非但失却聯繫，且互爭指導地位，教理當無所不知的學生反而一無所知。按課程標準過高過繁之弊，當緣（一）起草的人多爲各科專家而非有經驗有研究之教師；（二）課程標準大都抄襲歐美成例，忽視吾國國情；而於學生之健康、智能與心理的發展階段，尤未顧及；（三）同一學科在縱的方面毫不連貫；例如小學畢業時未讀一字文言，而於初中一年級即須「養成了解平易文言文之能力」；又如初中教師均覺小學生之畢業成績與初中入學標準相差太遠，無法補救。

（2）教材編制（甲）凡數·理·化·自然，以及世界史地等科，大抵採用歐美教材，或翻譯，或編譯；選擇取捨，漫無標準，且閉門造車，不合實際。外國語文之教科書，迄無善本。小學算術，大體以英國小學教本爲模型；不知我國中小學期限不一，與吾國情形更不相宜。（乙）凡自編課本，非陳腐，即淺

薄，或艱深；蓋亦東抄西摘，而非長期研究之結果。中學國文教本所選近人語體文，語病及文法錯誤觸目皆是。小學五年級之本國史，述及「詩歌發源於騷賦」，可謂荒謬絕倫。同書又有「南北朝時，印度音韻學傳入，中國便有切韻與四聲的發明」之語，此種專門史實，生吞活剝，徒苦兒童。類此笑柄，各科教材皆不能免，茲僅略舉一二而已。

要之，教材編制不出於書店編輯之手，即出於專門學者。書店編輯學識經驗，本難勝任；出版者復急功近利，唯知與同業爭先，更不容編者認真從事。送部審查，亦僅虛文。故現有教材，大抵不合實用。

（3）設備 各級學校限於經費，圖書儀器每多因陋就簡。僻遠省份，或竟絕無僅有。以聊備一格的設備，應付規模宏大之課程綱要與作業標準，縱有熱心認真、學識淵博的教師，亦將徒喚奈何，逢理化生物各科，更有紙上談兵之苦。

（4）師資（甲）師範學校自民廿以後逐漸裁減，或與中學合併。（民十六前，各省師範學校甚爲發達，尤以江浙兩省爲成績卓著。）故師資之來源驟減，而品質亦驟降。蓋師範教育性質特殊，絕不能在普通中學內分科兼辦。（乙）公私學校經費，皆極拮据；教師待遇菲薄，生計爲難，不得不敷衍塞責，以便兼課或兼營副業。素有學養之輩，學而優則仕，又多中途改業。（丙）反之，凡學校出身而無業可就的青年，皆以教書爲唯一出路。是以真正的師資日缺，而候補的教員日增；濫竿充數，堂堂

學府幾與慈善救濟機關無異。(丁)政治黨派的鬥爭瀰漫教育界，師生或交相結納，或彼此排擠。學生一旦離校入世，又挾此風氣而廣為傳播；循環影響，國家前途實難想像。

### 三 結 論

以上的分析還沒觸及問題的核心，我們當進一步探求更深刻的原因。

【一·思想方面：缺乏教育哲學】教育的中心思想，一方面固須顧及目前的實際需要，另一方面更須致慮如何承受固有文化，進而創造新文化。前者僅為一時的便利，後者方為真正的建設。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家的目光應當如何遠大！在固有文化未曾整理就緒，對西方文化未知取捨之時，要求確立一種教育哲學，當然過早。民國以來，世界思潮千變萬化，動盪不已，誠令人有手足無措之感。反顧舊有傳統，或遭唾棄，或被破壞，立身處世，盡失準繩。但道德之重建，傳統之估價，外來學說之研究，原為教育分內之事。故教育哲學即須由教育本身促成。縱今日思想界青黃不接，混亂擄攘，亦當有一保存民族特性、多留發展餘地、培養自由思想的教育原則，以資過渡。民十八國府公布的教育宗旨，於東西文化之融和，個人與社會國家之關係，雖已兼籌並顧，究嫌政治色彩過濃，以青年身心發展之階段而論，仍恐害多利少。三民主義作為政治的原則，或已盡善盡美；但以之為國民教育的中心思想，是否有當，不無疑問。大中學公民訓練之側重黨政學識與社會科學，是否較純粹的人格訓練為優勝，正恐不易遽下結論。以事實而論，今日大中學生對於黨政之認識與熱忱，反遠不及北伐前後，教育未革新時代之青年。尤甚者，

多數學生視黨義課程如教會學校之聖經課，教師學生俱抱敷衍了事之心；是豈提倡黨化教育者始料所及？

【二·實踐方面：教育機構與物質條件的懸殊】學校教育，在吾國實在是外來制度，試看下列一些年代的計算，即可明瞭：

一八六二（同治元年）設立同文館——一九〇〇（光緒廿六年）開辦京師大學堂，相距卅八年；

一八七七（光緒三年）派遣留學生於英法——開辦京師大學堂，相距卅三年。

從首倡新學到成立最高學府（當時的京師大學堂其實只是好幾個學術機關的總匯），歷時之久，發展之緩，固然大部分因為清廷閉塞，但人才不足，亦為重大原因。民國以後，卅年（因戰後學校停頓，故以卅年為言）中增設的公立大學，不下五十餘所；雖云此三十年之進步，遠過前清末葉；但膨脹之速，究亦遠過實際能力。當人才物力僅能辦一二所完全大學時，即已擴為五所十所；僅能就原校加以充實時，即已另創新校。於是小學教員被召為中學教師，中學教師被召為大學教授。甚至初中尚未卒業的青年，即已充任小學教員。似此情形，欲求提高文化，昌明學術，不啻南轅而北轍。然而事勢推移，客觀之要求日益迫切：學校教育而外，平教義教亦刻不容緩。師資口絀，而學齡兒童與升學青年之數激增。這種教育方面的供求不相應，正如財政收支的不平衡同為吾國今日最大的難題。

本文所述，不過就作者見聞所及，將過去吾國教育之缺陷列一綱目，略加檢視而已。至於如何改善，既非作者鄙陋所敢置喙，恐亦非少數專家所能奏效。挽回頹風，革新教育，願社會賢達共起圖之。

# 讀日本松方公爵遺札

——日本對華政策史料——

夏 丙 尊

臥病無聊，常以書籍消遣。某友以日本舊籍多種見假，從一書中見到「松方公對支政策意見」，謂從「公爵松方正義傳」轉錄者。松方為日本貴族元老，不特當時日本之對華政策，適寺內新為首相，乃上書申述所見，指論日本對華政策之失當與危險。時為大正五年，松方尚為侯爵，距今已三十年矣。三十年來，直至投降以前，日本對華政策，與松方所指摘者絲毫無改，結果至於一敗塗地，松方可謂有先見之明者。斯書在日本並不廣汎流行，吾國知之者更少，因為擇要摘譯介紹。

原札首述第一次大戰後在東亞之小康的地位：「今雖得似沾戰亂之餘慶，然若細察真相，則實岌岌可危，如棟破舟而下激湍，其前途有不勝寒心者。而對華政策之失敗，尤當首列為第一端。」

次述日本對外政策所應取之方針與對華政策之現狀：「我國對外政策之方針，維新以來，柄焉昭著。其要旨在基於天地之公道，尊重國際信義，措國家於磐石之安，郵耀皇威於八紘。蓋蓬剛不吐，遇柔不茹，憑據條理，主張正義，此為我帝國五十年來之政策，亦列國所均承認者也。我帝國之所以能與種族習慣宗教生活思想各殊之列國協和，而在國際政局上占潔白健全之位置，實由於此。然近來我帝國之對華，竟拋却此根本之大方針，徒弄一時的權術詭謀，讓國家百年之禍機而不之顧。此不但驅屏障帝國之中華，使為帝國之敵，且帝國對世界不知因而失墜信用幾許。其專不一而足，如當對華談判之際，以其要項通知同盟國，故意將其中之第

五項隱匿不提，致招意外之誤解，僅其一例耳。日本之「王道」論，當時早已存之；所謂「第五項」蓋即所謂二十一條中之末項，共包括七條，皆干涉中華內政者。次又申述當時國際大勢：

「世界各國，關於對華政策已有協定。領土保全，機會均等，為世界公認之原則。我帝國之對華，亦自不可不遵奉此原則，顧及日本對世界列強之勢力關係，不應僅着眼於自己一國與中華之小局面。近年來我之對華政策，由世界大局面觀之，已可謂陷入絕對的過謬，實堪痛歎。」

次又就黃種人種問題說，有云：「日本為黃種人種之先導者；欲盡此先導之天職，其途徑厥唯華日親善。華日親善，不但可支撐東亞之危局，不但可救濟中華，實亦為我帝國屹立於世界狂瀾中之自衛良策。我帝國以先導者之資格誘掖中華，更進而漸次推及於其他之方面，使東亞由東亞人自治，不容白種人來干涉壓迫。必如此，東亞始能保持其和平、文明、與幸福。」是見大東亞共存同榮之理論，唱道早已有人矣。

「但我近年來之對華政策，徒恃己之強，凌華之弱，施以威脅恫嚇，忽而弄小計詭謀，忽而作強硬要求，使中華怨望厭離，以我為不共戴天之仇讎，作為子孫孫永遠詛咒之對象；而我反自信以為得計。諺曰：百巧不如一誠。我之對華政策，巧拙交互，不但增中華之怨，反招其輕侮。維新以來，我帝國之國際地位，經兩次之戰役，有多大之進展。而對於咫尺相接，理應易於承受感化之中華，威信反墮至零點以下者，實由我違背此根本的大方針之故。」此為作者主旨所在；入後論鋒益銳：

「且也，我之對華政策，無主義，無方針。左手所建設者，以右手破壞之；前所擁護者，後則排斥之；毫無統一秩序可言。中華近年之擾亂，及爆發之事件，似皆非華人所自知，而全由日人互相策動者。日本帝國不但對華無正善之意志，亦且未有求使自已統一之意志。自明治四十四年南方蜂起之革命，直至現今滿洲宗社黨之糾紛，一切事件，日本政府與日本人無不干與；而其結果，無不成爲日本大相互之自己衝突。不但日本官民間然也。即在同一政府中，甲部之對華政策如此，乙部之對華政策則如彼。各部官衙在東京同隸屬於「首腦」之下，而於在華之各方面則有互相剋削之觀。如是而欲行使東亞之霸權，非不思之甚耶。」民國成立以來，我國內亂頻仍，顯有在背後作祟者；此爲日人所吐露之明白招供。

「因此之故，日華間遇有問題，我政府欲向華以澈其主張時，不免遭到困難。我所提出之要求，彼不但不承認，且必舉反對之事實來與我對抗。我帝國對華之交涉談判，緣是動輒左右抵牾，逡巡不能進展，有前如奔兎後如處女之觀。（中略）夫我帝國在滿蒙有特殊關係，列國亦承認之。至對於中華本部，將削弱之而兼併之乎？抑將視爲弟友，誘掖培植，以東亞自治之一要素待遇之乎？此對華政策上之根本問題也。而我帝國之政策，有時則取前者，有時則取後者；自己打消其所行。乘除結果，徒使中華與我爲敵，使我爲世界列強之怨府而已。如再不速加猛省，則帝國不但在華失隊威信，勢將危及自己之世界的地位。如質言之，今日已呈此徵兆。嚴霜堅冰至，非今日之形勢耶？」

甲午以後，日本在教育等種種方面灌輸侮辱華思想，詆毀中華之國民性，將華人視作下劣民族，以爲侵略之準備。作者力爲辯護：「或曰：華人乃忘恩之國民，須以威鎮壓，不可與狃。或曰：華人無誠意，向彼表示誠意，等於爲娼婦守貞節。或曰：華人慣用遠交近攻之手段，欲得其欺心，究屬徒勞。所評或不無一理。然試問何國之國民真是感恩者？吾人曾有損己而利華之行爲否？國際關係，唯利害休戚與共，方得緊密。如真欲獲取中華人心，莫善於講協利兩益之道。利我損彼，非彼所能堪。日本之失中華人心，故即在此。至華人有無誠意，判斷以前，先須省察帝國之誠

意如何。將帝國之對華政策，認作僅是對華一國之事，實爲管中窺天之見。帝國之對華，即所以對世界。姑不論中華之背後，中華之周圍有列強在。帝國不能使列強悅服，至少應使列強甘心。否則帝國在華之地位，決不能謂爲安全。吾人以誠意對華，非爲華人對我有誠意，亦非爲望彼以誠意報我；乃爲培植我帝國對外政策之大主義，建華帝國在世界之永久之地位。換言之，即爲帝國之自衛而已。中華之誠意有無與否，對此根本問題，殊無何等之關係也。至於華人之遠交近攻政策，乃弱國之常。或乘美而抵日，或親德而與日疏遠，實皆弱國所表現之症候。吾人非但不應怨怒，且應加以憐憫。吾人欲使華人無隙弄如斯之手段，唯有固守信義，對彼施恩威並濟寬猛兼顧之政策。要之，使中華在如斯之徑路彷徨，實爲我外交上之恥辱，其咎不在中華。」

「我國當南北朝及足利氏之亂世，曾有所謂倭寇之一羣，在中華閩浙山東沿岸肆行劫掠。當今大正聖代，滿蒙及華南各地亦有許多變裝的倭寇，擾亂中華之治安，毀損帝國之面目。禍患所及，將使我帝國爲世界之孤立國，爲列強怨憤之集中點。而在彼等背後，居然有當局嗾使之，援護之，至少有容認之者；誠咄咄怪事也。若不及今速加斧鉞，根本改善，帝國將來之危險有不堪臆測者矣。予懷此隱憂已久，屢言而未蒙垂聽。然區區微衷，不能自默。敢披瀝赤誠於閣下，冀明察焉。」原札就此結束，下署：

「寺內伯爵閣下 大正五年十月 候爵松方義正。」

據云，松方此文，草就後曾先呈山縣公爵。山縣以滿腔同感，令上隨寺內首相。其首態度正大光明，忠誠可掬，不幸日本歷來當局不能聽受此元老之議論，致在三十年後遭逢如許之失敗。然亦幸而其言不見用，否則日本不致傾覆，我民族或將受「王道」之統治，永無自拔之一日矣。噫，可危哉！

三十四年九月



# 所謂人道

遼山

美軍在廣島上投下第一顆原子炸彈後，梵諦剛教廷首先表示「極沉痛的」印象，英美人士也紛紛響應，爲人道呼籲，認爲殘酷之極，應速制止。真難得世界上還有這些仗義執言的人！博愛憐憫的精神尚未絕跡，總算是人類的福音。對戰爭中的敵人都不忘慈悲，偉大更可想而知。黑暗已成過去，光明即將來到，豈不懿歟！

不幸我們的理解力和記憶力還沒消失，欣幸之餘，不免想到一些史實，引起許多疑問。第一，慘酷之事不勝枚舉，爲何單單檢舉這顆原子炸彈？第二，爲何我們受到敵人難以形容的虐害時不則一聲，而我們還擊敵人時倒引起偌大的同情？說人類真有這種以德報怨的寬大胸襟，真有愛敵人愛到這種地步的基督精神，恐怕最樂觀的人也不敢相信。第三，爲何同是殘殺，施之於異時異地異民族，就不成其爲殘殺而不復予人「極沉痛的」印象？

例如濟南慘案，堂堂外交官蔡公時被割耳斷首，凌遲處死；（最近又有楊光注和朱少屏在馬尼拉被慘殺之事）；又如五卅慘案，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橫屍南京路；那時節，倘不是世界正義人士尚未降生，就該是我們的狗命不足掛齒。因爲義和團殺害了外交使節和傳教士，整個國家就得簽城下之盟，從帝制到庶民都得代凶手贖罪。可見慘案有大小之別，被難者有種族之分；人類的同情心本來有限，只能節約，不可浪費。問題就是不知道大

小與種族的標準如何。否則，定是人的同情心像歇斯底里一般也有它的週期性，若有若無，急隱忽現，弄得人一下子義憤填胸，一下子熟視無睹。

假使殺人行爲的應否譴責，當以被害者人數多寡而定，那末多寡的標準如何？傷五命十命的兇手，和只傷一命的兇手，該處以怎樣不同的死刑？

假使殺傷非戰鬥員才是戰時人道主義的起點，那末，從古以來，有那一次或大或小的戰爭不曾傷害過平民？這一次的戰爭先後已歷八年，血流成河，屍橫遍野，還不足以形容它的慘酷，正義之士爲何緘口不言？

假使殘酷的程度方爲決定同情心的主因，那末今日人們所譴責的是否便是最殘酷的？高等動物的殺戮虐害，大致可分三類：第一類是直截痛快的處死：毒酒、腰斬、梟首、槍決，電刑，以及舊小說裏的板刀麵，錘斃，外國的斷頭台，吊架，方式雖多，目的則一，速殺人器具最完備的戰爭，也無非希望對方速死罷了。第二類是慢條斯理的處死：好比貓兒玩耗子，放一下，咬一口，要對方死得慢，死得慘。釘耶穌的十字架，焚燒異教徒的火刑，都屬此類。第三類是既不許死，也不許活，暈厥了得救活，救活了得叫他暈厥；目的是要對方受難，越酷烈越長久越好。落伍的夾棍，老虎凳，新式的灌水，上電，用狼犬毒蛇咬，

用長長的竹刺插進指甲，用各種毒液注射靜脈等等，皆在此例。憑我們簡單的腦筋想，叫人不死不活的毒刑該是殘暴之尤，其次才輪到十字架和火燒，因為猶太人並沒把基督釘第二次，異教裁判所的法官，也無法把燒死的人救活過來再燒一次。直截痛快的死刑，在殘酷的名單上應該列在最後，而教人死得最快的更當列在最後的最後，因為痛苦最少最短，甚至來不及有痛苦的知覺。然而仁人君子感到「極沉痛」的，並非拉鋸式的炮烙之刑，倒是說時遲那時快的「電擊式」的處決。

推其原因，大概人類爲了生存鬥爭，幾千年來慈悲心已經全部凍結。不是屍積如山，長年惡鬥，他就不會疾首感額。「特工」的拷掠，集中營的酷刑，儘管比地獄還可怕，儘管在世界上天天發生，炮火的聲音儘管年復一年的繼續，大家可以不聞不問，直要到毒氣和原子炸彈出現，才悚然而驚，戛然而止，大聲疾呼的宣告末日臨頭。火不到燃眉不會着急；這是人類永久的悲劇。只見其大，不見其小，只見其驟，不見其漸，人類活到現在不會進步多少。在九一八的時候，東北人民所受的苦難若被阻止，也許八年的戰禍可以幸免。希特勒黨徒虐害民主主義者和猶太人的酷刑倘被及時注意，納粹主義恐怕不會如此根深蒂固，使歐洲民族遭受如此重大的犧牲。零星瑣碎的殘暴，幾千年來都被放過了，才促成今日大規模的最新式屠殺，使百萬生靈代前人償還血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滴之水，可成江河，忘記了這兩句名言，終有一天把地球翻身。

當然，抗議殘酷是應該的，但僅僅抗議這一種而不抗議那一種是不應該的，到了無可挽救的時候再來抗議，尤其愚蠢。波蘭 (Trebrinka 和 Oswitimi) 集中營的慘劇，公布於世已有兩

月，不曾聽到蘇聯和受難國同胞以外的人哼過一聲；原子炸彈一顆，却把數萬里外的教皇從深宮裏驚醒！人類真是既聾且聵，一至於此嗎？

真正的人道，應該是澈底消除戰爭。一有戰爭，什麼國際公法，人道主義，都是自欺欺人之談。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殺千萬人者爲民族英雄！這樣算得人類有理性嗎？枉殺不究，虐害不問，新兵器的出現方才驚心動魄；這樣算得慈悲麼？

消弭戰爭的大問題，自非單講人道所能解決。但若人道主義的精神能滲透政治和教育，引戰也就增加了一分希望。隨時隨地遏止殘暴的獸性，縱談不上建立永久和平的基礎，至少比在全人類發了瘋的時候再來痛哭流涕，有效得多！

所以，慈悲雖是人類最聖潔的感情，但單純的感情決不能產生實效；即是憤天呼地，也要趕上適當的時間，而這一點就需要理性來決定。理性存在一天，人道也跟着存在一天，仁人君子所要注意的，所要努力的，還是在此而不在彼。

### 本刊下期要目預告

- 從中俄密約到中華友好同盟條約
- 日本與庚子賠款
- 改良中國農業之我見
- 原子時代
- 食米營養問題
- 人生百事談

# 美國披露又一新武器——RADAR

## 無線電探視器

賀若璧

**美**國在製造原子炸彈上花掉三十億，她又用差不多同樣可驚的巨款來製造「雷達」。截至目前為止，原子力在和平期間的施用還祇是個希望，但是「雷達」的製造已擴張為一個可驚的工業——每年二十億的工業，比起戰前的無線電事業來要大六倍。

「雷達」RADAR，據最初鑄造這名詞的杜克少校——現在已是上校了——說，它的意義是：無線電偵視和搜索。在作戰上，「雷達」今日已成爲和來福槍一樣的基本工具。它簡直把戰爭教科書重寫了一遍；在它開發的世界裏，好像任何幻想都有實現的可能性。

你曾經注意過貓的眼睛麼？它有種能力，在黑暗中辨別人目所不能見的物件，不過這是因爲貓的眼膜構造特殊——感光的柱狀體多，而感色的錐狀體少的緣故。多多少少，它還是有賴於光線。「雷達」的眼睛則是能自動放出光線，所以不論明處，暗處，

白天，或黑夜，都能看得見。在空中，它能透過雲層，察看下面的城市，海港，河流，橋樑。近至地面的建築，街道，遠至二十多哩外的海上浮標，礁石，船隻，速如炮彈的穿空，戰艦的航行，飛機的墜落，轟炸物的炸裂，「雷達」都能給你一一收入眼底，收在一塊小小的影幕上面。

當美國開始加入歐戰的時期，你或許還記得「瞄準器」這個名詞。當時這是一個秘密，一個謎。現在秘密揭露了，它不過是「雷達」許多神奇的化身之一罷了。

### 驚人的戰果

在這次大戰中，「雷達」曾獲得許多可驚可愕的戰果。德國俾思麥號擊沉英國戰艦胡特那一次就是倚賴「雷達」控制的炮火。可是英國在追擊俾思麥時，也是靠了「雷達」的偵察，終於將他擊沉。在非洲北部奧朗港外，一艘美國戰艦曾藉「雷達」之



助一炮擊毀了二十六哩外的瓊巴特號。在珍珠港一役中，日機的到臨完全被忽視了，最後還是一個「雷達」管理員發出警報來。

在擊滅潛水艇上，大部分都得歸功於「雷達」。諾曼第登陸那一天，在雲霧迷漫的天空中，「雷達」曾予飛行員和降落傘部隊以極大的幫助。「雷達」掀開了希特勒歐洲的屋頂，神聯軍能不分陰晦日夜打擊德國的作戰力。在擊沉日本艦隊時，「雷達」給日本人大開其眼界。「雷達」和一個原子彈合併，是最兇猛的武器，然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是最好的防禦工具。

爲了這些和其他無數的用途，就有種種的「雷達」製造出來。有警告式的「雷達」，能辨別百哩外的飛機，並顯示它飛行的速度和方向；有控制炮火的「雷達」——瞄準器，自動地指揮一架機關槍或高射炮的射擊，比肉眼的瞄準要可靠得多；有種「雷達」是特地製造出來爲黑夜飛行員用的——那就是：給他一雙貓眼睛；有種「雷達」能引導飛機盲目降落；有種「雷達」能觀察遠處的天氣。工程師甚至於認爲有一天可以設計一種由「雷達」指揮的飛彈，自動去擊中一個目標。

### 簡單的「回聲」原理

「雷達」的基本秘密是這樣的。短的無線電波動作很像光線，在電磁放射的光帶上登記有各種長短的電波，從極短的宇宙線，伽馬線（即一個原子炸彈所發出者），到極長的電波都有。從這上面可以看出無線電波和光差不多是緊鄰，雖則光的波長比無線電波要短得多。

一個「雷達」所用的無線電波，也如光波一樣，可以集中成一道直線，也能從固體或液體的表面反射出來，而且和光線的速

度一樣快。可是在視察物件上，無線電波却遠優於光線。它能透過雲，霧，和烟，能看到肉眼不能見的遠距離。還有一點和光線不同的地方是無線電波很容易控制，可以用來準確地測量偵察物的距離。

用最簡單的名詞形容起來就是這樣。一架「雷達」向目的物發出一道無線電波，再收得從目的物反射出來的「回聲」。電波往返的時間，用二除，乘上電波的速度，就是目的物的距離。這一切計算過程都可因「雷達」的奇巧構造，而顯示在一幅「電視器」的影幕上。影幕的構造和現在已流通到中國來的日光燈燈泡一樣，它能把人目不能見的電波轉變爲普通的光線。

在實際上，「雷達」並不這樣簡單。一個普通的無線電放射器發出連續的電波是不成的。正如一個人對着山岩嘩啦嘩啦喊，決不能到清楚的回聲一樣。要得到一個清楚而算得出時間的回聲，他必須喊得短而清脆。「雷達」也是如此：它發出一串不連續的電波，每次只佔百萬分之一秒的時間，每一秒鐘約摸放射一千次。這就是說，對於百里外的目的物，每一次射出的電波可以有千分之一秒的往返時間。這使每道電波都來得及將它得到的消息帶回。而不妨礙後面的電波。

「雷達」的最大難題是：要放出多大的能力，才能從目的物獲得可覺察的「回聲」。一具偵察天空的「雷達」放射出的能力，只有極小部分射中目的物，而回得來的又是極小部分的極小部分。工程師曾經計算過，如果把放射出的能力譬作一片沙灘，回得來的只是海灘上的一粒沙而已。

### 海外送來的微波

要造一架小巧的器具，便於飛機上攜帶，同時能控制那樣巨大的。比最大的無線電臺的能力還大的能力，簡直要在無線電學上起一次革命。

在一九四〇年，晴朗的秋天，某日下午，一個英國工程師，攜帶了一口小黑皮箱，在美國曼哈吞地方下船，一位拜耳電話公司工程師去接他，兩人同上汽車，彎彎曲曲繞了許多路，然後開往這位拜耳工程師近郊的住宅。第二天，兩人都覺得已擺脫任何間諜的注視了，才攜帶那小黑皮箱內的秘密機件，到拜耳試驗室去。這位英國人就是英國派遣到美國來的「雷達」研究團員之一。他帶來一具叫做磁電管 Magnetron 的模型和圖樣。

磁電管的構造是使電子以極高的速度在一個磁性管中旋轉，因而產生極短的電波和極大的能力。在原則上，這還不能算完美，美國工程師更加以改進，使它適用於「雷達」方面。

因磁電管的發明，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放射試驗室和拜耳試驗室，繼續開發了電波光帶上一片未經發見的部分。戰事初起時所用的一米達半的長電波有許多嚴重缺點：（一）它只能得到一種粗率而彎曲的「回聲」；（二）它有幾個盲點；尤其在地面時，往往得不到反應；（三）它需要廣大的收發基地。短電波一下就把這些困難解決了。這些短電波是用生的量的，用它集中起來，像光線一樣的放射出去，可以準確到覺察上潛水艇浮在水面上的窺探器。

### 「雷達」的構造

一架典型的「雷達」具有以下四部分。

（一）碗形的收發器 Antenna，可放射電波及收攝「回聲」

之用，外形很近似十年前留聲機上面的喇叭。

（二）高能力發波器，主要的是磁電管，從這裏發出短電波來。

（三）吸收器，將收得的回聲改造為較長的電波，以便放大。

（四）紀振器，Oscilloscope，「雷達」用的是一個陰極管 Cathode Ray Tube，和「電視」Television所用的一樣。紀錄器是一個熾光幕圓盤，用電子線作為指針，與收發器同時動作，同時在熾光幕上顯出形象來。

「雷達」報告的準確性視目的物反射能力而異。金屬是很好的反射體，土地是很不行的反射體。水也是很好的反射體，可是因為水面是平的，「雷達」射過一個角度便斜滑出去，得不到「回聲」。因此，除掉射線中心的一點外，水在熾光幕上看去仍是黑的。

地面因為有許多高低不平的地方，和高出地面的建築，山陵等物，「雷達」射線射中時的角度往往不同，因而影響到回聲。也因為這一個原故，山峯山脈及其四週的平地，很容易辨認出來。

「雷達」最頑強的一個困難是怎樣辨別對面來的飛機是敵性，抑是友性。這問題現在已獲解決，就是在自家飛機上裝置一種巧妙的信號器。當「雷達」射線擊中時，它便能發出一種打招呼的信號，使對方認出。

### 一串發明人

和其他科學發明一樣，「雷達」有過許多發明人。

學理上的發明者最早要推十九世紀德國物理學家哈慈，他在一八八七年將一道無線電波射向一塊鋅板，同時用一圈共振的銅絲獲得反射。

可是「雷達」真正的歷史，始於一九二二年的一个夏天。天氣很熱，美國海軍部的物理研究員泰洛和里奧爾忽然發現他們發往保吐麥河對岸的無線電波，被河上來往的船隻彎曲了。他們於是想到無線電波也許可以利用來偵察敵性的船隻。一九四〇年美國軍部的無線電專家造成幾具笨拙的「雷達」，能察覺水面或空中的目標，但沒法加以辨別。在往後五年中，「雷達」的製造突飛猛進，終於像奇蹟一樣發展為一個極大的工業。所以有如此成就，全是英美兩國科學家密切合作的結果。

在美國方面，參與「雷達」的發明和改進的有以下諸人：海軍部科學四大將，泰洛，里奧爾，拜基，和吉巴德，他們在一九二二後二十年間首倡「雷達」的研究，繼之，考爾登上尉和他在蒙莫司堡實驗室的人員，為陸軍部造成第一具「雷達」。其餘如司丹福大學法里安教授昆仲，麻省理工放射實驗室，拜耳電話公司實驗室，通用電氣公司實驗室人員，都有過很大的貢獻。英國方面，在華特生華特爵士指導下的物理學家對於「雷達」的研究，也可以和美國並駕齊驅。其他國家對於「雷達」也有過同樣的研究企圖，如德國在一九三五年就作過「雷達」的研究，而法國在一九三六已在諾曼第郵船上裝置很簡陋的「雷達」設備，用以防備海中的冰山。

## 戰後的瞻望

「雷達」在能力上還有許多限制。和「電視」一樣，因為放

射是直線的，它不能看到地平線以外去。它不能通過水或固體，不能穿房入室，窺探人家屋內的秘密。

在地面上，「雷達」射線往往為各種障礙物分散開。所以紐約時報星期刊上的預言，認為「雷達」可以用來防止車輛撞擊，看上去是不大可能的。

「雷達」在戰時的任務多數是用在偵察敵性目標上，這在平時用一具普通無線電通訊器就夠了。不過工程師認為「雷達」在戰後還有偉大的前途。至少可以用來裝在商船或民用飛機上。在船上，「雷達」可用以防止和冰山，暗礁，或其他船隻撞擊。它可以使汽船在極擁擠港灣中以極快的速度行駛，可以在濃霧中使船隻泊岸。在空中，「雷達」和地圖合用，可以使機師像在自己家中地球上飛行一樣自如。可以使飛行避免和山岩或其他飛機衝撞。像上月美國轟炸機撞上紐約恩派亞大廈那種不幸事件，至少可以用「雷達」避免的。

「雷達」熱心家還建議過其他許多用途，從飛機場交通的管制到研究高速度鳥類的飛行等等。但是在一個物理學家看來，「雷達」不過是短電波所開闢的廣大領域中種種可能性之一。短電波大部分還是個神秘現象。它像水一樣從管子中流出來，從人身上反射出去，能傳聲，傳影。有一天或者人類會將短電波射到幾里外一個朋友身上，和他私語。尤其使科學家興奮的，是短電波在時間測量上的準確性，它可以測量到百萬分之一秒的時間。跟着這種測量上的進步，宇宙的秘密，從原子到星球，將來一定有許多新發現。現在已有人幻想着將「雷達」轉向天空，給月球發一個「雷達」消息呢。



## 戰時法令將廢止

(重慶二日中央社電) 國府九月三日令：抗戰時期，軍事第一，政府為肅求勝利，適應需要，不得不頒行各種戰時法令，舉凡人民生活經濟之行為，乃至集會結社言論之自由，均不免有所限制；是固世界各國戰時之通例，要亦政府所欲及時改革之急務，邇者戰事已告結束，一切應復常軌，所有在抗戰期中頒布之各種戰時法令，着各主管院部會署，立即分別檢討，加以整理，其有未合平時規範者，得先申請廢止，以期符合約法之精神，而作實施憲政之準備。此令。

## 上海方面新聞檢查

### 須待秩序恢復後取消

(中央社滬訊) 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於九月十七日下午二時半在滬石路華懋公寓十一樓招待本市記者，中有記者問及：蔣主席前曾昭示，中央為實行言論自由，即將取消新聞檢查制度，上海方面之新聞檢查，將於何時取消。答：俟國內日軍全部解除武裝，收復區秩序恢復後，當可取消。

## 重慶雜誌反對檢查

(美國新聞處重慶十六日電) 據合衆社報告，重慶昨有廿家雜誌發行人聯合發動反對圖書雜誌之檢查。按原有十六家雜誌正式通知中央宣傳部國民參政會憲政促進會不再接受政府之檢查，而願自負檢查之責任。昨日又有四家參加共達廿家。

## 國府明令

### 田賦免征一年

(重慶二日中央社電) 國府九月三日令：凡前經陷淪各省，應即予豁免本年度田賦一年。其他後方各省，為今年軍糧民食所賴，准俟明年，亦予免征一年。其餘減輕租息，以及一切安輯事宜，並責成各級政府暨各主管機關，照二五減租。其他政綱政策中，有關民生之各項規定，限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前，分別條議辦法，次第實施。

## 毛澤東抵重慶

(重慶八月廿八日中央社電) 毛澤東應蔣主席之邀，於廿八日下午三時半偕周恩來，王若飛，由延安飛抵渝。

## 何總司令

### 要求逮捕陳公博等歸案

(南京八日中央社電) 我陸軍總司令部在南京所得之確實報告，陳逆公博、林逆柏生、何逆炳賢、陳逆君懋、周逆隆庠，及女秘書白國光等五人，與日本軍官雄川，於八月廿五日晨由日方派飛機秘密送往日本九州之米子。茲據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發言人稱：何總司令已以中字第二十一號備忘錄致岡村寧次將軍，轉致日本政府，將該批叛國犯等速予逮捕，並解交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處置。

## 法奸大部結審

(巴黎廿九日中央社電) 與敵合作之法奸，今日可望清理完結。法奸八萬人中，已有五萬三千四百人，審訊完畢，分別判刑，一千六百卅人判死刑，七百五十人判無期徒刑，罰作苦役，其餘大部份判以長短不一之有期徒刑。被釋放者僅三千五百人。尚有一待判決之僅次於貝當之頭號法奸，為前維希總理賴伐爾，



昨日在獄中曾經九小時之審問，證明彼直接通敵，因在德軍佔領期間，彼曾將哈瓦斯通訊社一部份之主權移交德國。

九月二日

### 日本降書在東京簽字

(夏威夷轉發米蘇里號戰艦二日上午十時電) 星期日上午九時，在東京灣額大無朋之「米蘇里」戰鬥艦上莊嚴典禮之下，桀傲不馴之日本帝國，向聯合國莫可或當之武力正式投降。

九月九日

### 日本降書在南京簽字

(新聞報南京特派記者九日電) 中央軍校門前，國旗高揚，入門禮炮，上懸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典禮大字，中有巨型V字，八時五十五分，岡村等均已到齊；九時欠三十秒，一切俱已準備，簽字儀式按照時間舉行。岡村先從袋中取出圖章鄭重蓋印。簽字手續至九時十五分即已完成。

### 麥帥令日本施行民主政治

(重慶十七日電) 據美新聞處東京十七日電，麥克阿瑟統帥已採取初步措置，訓令日本實施普選，以推行民主政治。目前首相東久通官來謁時，麥帥面諭日本應訂立普選程序，務使全國人民獲得選舉權利；日本婦女多少年來在軍閥壓迫下，亦應有權參加普選，以開日本所未有之先例。

(舊金山十七日電) 麥克阿瑟元帥今日制定情報程序，使日人人民明瞭其戰敗及戰罪之真相。太平洋美軍之心理戰爭部現已改為情報傳佈處，其工作注重於五點，使日人明瞭其已戰敗，及其領袖負有犯妄啓戰端罪之責，鼓勵民主組織，促成對人民負責之自由政府，及人民參政、集會、公開討論、教育、選舉、尊重

人權之自由權。以上程序，將利用日本之報紙，無線電及學校以傳佈之。

### 近衛不能逃避責任

(舊金山十五日美國新聞處電) 密勒氏於今日與前日首相近衛會談後，在電台上向全國廣播稱：近衛曾言，「渠曾努力於消滅戰事之發生，但被軍閥所阻。」密氏云：「此類言論今後數星期中，當為高級人士中普遍之談。自稱有自由思想之日人，及有望族血統者，俱將自以為不在各黨派之中，並將以戰爭錯誤之罪，加於軍閥之肩。近衛稱中下級軍官，常不待東京政府之許可，實行其侵略計劃。甚至政府方面常不知其軍隊之行動，直至戰事發生後始能知悉。」但密氏稱「近衛不知此種言論，將不僅不能減輕其政府之罪，而反能證實其政府對於侵略中美有同謀之罪。若近衛等真為此次戰事中之超人，則當不顧其生命，對抗軍閥。然此類行為，未嘗有之。密氏又稱「近衛欲使吾人相信，此次偷襲珍珠港實由於一小部份由東條率領者所決定。然近衛不能解說政府高級人員，甚至內閣要員亦不能得悉此項行動之可能性。蓋該項襲擊，日方實已準備數月，出動其全部海空人員，並需數百萬人之工作。若渠真能解說此項，則渠始能達其目的也。」

### 日將改變教育計劃

(東京十五日中央社合衆社電) 日新教科書內，將無「戰」一字。日學慮亦不再告以其國家為「神聖」「舉世無雙」者。日本報紙稱：文部省於其計劃中，將採取新政策，使日人有愛好和平之立場。朝日新聞稱：日本將徹底修正一切教科書，日報則改變日本成一真正之民主國家之工作，實至艱難，且需時多年，政府控制教育一層，必須徹底剷除，以鼓勵日本青年個性之發展。麥帥對此目的，實能予極大貢獻。

# 今日英美風行的十九世紀小說家

——安東尼·屈羅洛帕——

辛 笛

除了一些不朽的名家名著以外，文學史上的作家作品，讀者大眾對於他們的熱情是間歇的，時時變化靡常，冷暖無定。倘說這是一種炎涼心理的作祟，那倒不如說是由於譎異反覆之為近於事實。一般讀者的興趣和趨向有時是可以客觀環境來說明，但往往是不可解說的。自然，每一時代有它的時代精神 (Zeitgeist)。但就在這磅礴充沛的大氣之下，其間該有多少冷靜的遺忘和真誠的頹廢？忽而春陰淡淡，忽而夏雲冉冉，莫非那秋水漣漪竟喻有人生的真諦？如果執意要從讀者的褒揚貶抑探尋一點跡象出來，那恐怕唯有「嘗新」二字恰足以描摹這人類的同嗜。凱利特氏 (E. E. Kellert) 之以「The Whirligig of Taste」題作文藝鑑賞思潮變遷小史一書的書名，却也不為無當罷。

安東尼·屈羅洛帕 (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這十九世紀中葉的小說家，正是從塵封的霉季中復生的一位。他和他傳世的四十一部小說在這許多年幾乎全部湮沒無聞。一直待到這一回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數年，才給世人漸漸記了起來。據今年八月廿日美國新出版的泰晤士雜誌 (The Times Magazine) 刊載說屈羅洛帕的作品最近風行英美，極一時之盛。今年夏季倫敦書肆暢銷他的小說，約克大主教嘉瑟拜特博士就說過：戰時英國讀者最愛讀的作家第一要算是屈羅洛帕，其次是瓊·奧斯丁和白朗黛姊妹，再次才是狄更斯和薩克萊。因為在戰爭騷亂的時代，讀者對於過去鄉村生活輒多嚮往。那是何等恬靜無憂的生活啊。其間人物往來，舉止儀態，瑣瑣家常，生老病死，直是一部風俗喜劇。

屈羅洛帕的小說最近六七個月間，在美國也為讀者大眾所歡迎。紐約麥哈頓大街一家最大的舊書店主人說，每天幾乎都有五六起顧客走進來問有什麼屈羅洛帕作的小說出售不。波斯頓市書肆業說他們簡直應接不暇。舊金山市立公共圖書館報告說，今年屈羅洛帕作品借出次數統計比去年要超過百分之七十六。記得一九四〇年瑞當出版社重印屈羅洛帕的「美國上議院議員」一部小說，當時竟未能暢銷，雖然書前邊綴有已故名藏書家愛德華·牛頓的序，牛頓係美國屈羅洛帕研究會之創立人。今年牛津大學出版社重印屈氏的「彼殆為卜潘爵」(譯為 Popinjay 統稱子一字之諧音) 賦?」(Is He Popinjay?)，一部世間全然忘却之小說，却能不脛而走，連同牛津印行世界名著小叢書版中之屈氏其他作品悉皆一一售罄。屈羅洛帕今昔之不同有如此者。美國杜蘭出版社且將屈氏名著「霸徹斯特城之塔」重付刊行，插繪名家畫幅多葉，版式極豪華之能事，不惜訂價奇昂云。

屈羅洛帕生平寫了四十一部小說，其中最為後人所稱道的只有六部，是一套抒寫霸徹斯特城鎮生活的故事，每部各成段落，而互有連貫性。屈氏筆下的霸徹斯特城是一座幻想中英國型的城鎮。鄉民篤信宗教，虔着恬淡平安的日子。偶爾發生一些瑣碎的事情，便會化作一城的耳語。風俗習慣十足代表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風味。也許很逗人笑，但在城中人看來，倒也不失為一座世外桃源。「霸城之塔」一書中主角要算是普洛第博士 (Dr. Proudie) 夫婦了。普先生雖然作了一城的主教，心地却異常狹窄，而且

懼內。屈夫人又是一位長舌婦，屈氏進退失措的情狀可想而知。此外如副主教格蘭德山，哈丁先生的愛女艾倫諾小姐，都是屈羅洛帕不朽的人物造像。

他的小説是不注重結構的。他自己在自傳中也表白過小説寫作當以創造人物為主，結構則處於次要地位。他讚美薩克萊和喬治·愛略特（George Eliot）。他不贊成狄更斯和狄斯累利（Disraeli）。屈氏小説中的人物描寫不止是精細觀察的結果。他們在故事中隨境開展，自然成長，直是栩栩如生。彼此對話尤為暢曉流利，毫無半點勉強處。他文筆的長處在此，短處也在此。他的天才委實有限，不能謂之為卓異過人。既非雅潔一流，又無灼爛的幻想與夫奔放的激情。他是一位只給讀者甘苦甜意而撇開苦味的作家。他雖不足以代表維多利亞中葉時代，却可說是那時代中產人家生活忠實的記錄者。讀了他的小説，立刻會有一種舒服而堅實的感覺。因為他一方不要讀者過費心思，一方他打述方法力求平實。自然，屈羅洛帕小説中那種真正英國風味，非和那種英國鄉村生活的氛圍氣親炙久了，不能體味出來的。今日屈氏之在美國也僅在英國同樣風靡一時；除開屈氏父母曾全家到過美國青蘭地州（Cincinnati）謀生的一段故事會引起美國讀者的興會外，大約就是這一種樸實平直的英國鄉村空氣，正為好奇喜動的美國人所尋求的罷。昔日的霍桑就非常愛讀屈羅洛帕的作品，曾說那好似巨人從地球上掘起一方泥土，上面人民城郭生活如故，逕自放在玻璃匣中任人觀賞。

屈羅洛帕不能不說是一位多產作家，但他是在怎樣一種家庭傳統之下大起來的呢！幼年家境原不甚好，他的母親老來就是以撰寫章回小說賺取稿費，才能幫助他的父親在貧困中掙扎的。從五十歲開始學寫作到八十三歲，三十三年之中，這位老太太一共寫了二百十四本小說。你能說這不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安東尼·屈羅洛帕的長兄也寫過不少部書，但傳到今日的，都很少見了。由此可知飢寒逼人，古今往來，摧毀了多少有希望的成就。安東尼在十九歲那年，母親給他在敦倫郵局找了一個位置，累年遷擢，任職各地，至一八六七年始行退休。業餘之暇，他寫作不輟，藉以贖

家，此外惟喜獵狐為樂。時常奉公出巡，往來於各郵區，視察郵務，因得熟諳鄉村真況。他的小説，主要題材為英國鄉間生活，此點與瓊·奧斯丁近似。但他的手法則多師法於與他同時的小説大師薩克萊。在英國文士列傳叢書中，收有他為薩克萊寫的傳記，但屈羅洛帕缺少薩克萊醇厚的幽默與天才。杜白瑞（Bonamy Dobree）說，如果一個讀者先不能欣賞屈羅洛帕，就不配欣賞薩克萊。故吾人謂屈羅洛帕為小薩克萊也無不可。

有助於吾人對屈羅洛帕之了解的，還有他的一本自傳。他說一個人寫小説，實在和雜貨店老板秤賣茶葉沒有什麼兩樣。世間那裏會有靈感這回事呢！他每日清晨五時半即起，習以為常，將錶對準放在手邊，立刻寫作起來，直至家人擊響喚進早餐始罷，然後去郵局辦公。通常每十五分鐘以寫二百五十字為準。每日如此寫三小時。每部小説開始寫作之前，必先計劃定為若干時日，分部排日寫完無誤，至期集稿便成起訖。屈羅洛帕敘述他的婚姻時說，「這完全和別人的婚姻一樣，除了我妻和我自己以外，任何人都不會有特別興趣的。」可謂簡明之至。這種種不會使他的讀者發生一個疑問：屈羅洛帕算不算是一位枯索沈悶的作家？這樣走筆如飛的習慣要讓他寫出比他留與後世更好的作品，恐怕很難。不過，這次大戰中間，屈羅洛帕的重新走紅，在研究戰時社會心理的人看來，也許是值得注意的事。

卅四年九月十七日夜

### 未完成的事業

故羅斯福總統對任滿時離開白宮後之事業，曾有決定。據其任職已久之新聞秘書史蒂佛·歐萊語人，羅斯福之成為各報社論題目，次數之多為歷史上任何人所不及。但羅氏意欲於任滿後發刊一種絕無社評之小型報，「因渠深信民衆詳悉事實之後，自能獲得結論」云。



## 靈 感

錢鍾書

本篇係作者中篇小說集「人·獸·鬼」中之一，承允賜本刊先行發表，特此致謝。——編者

有那麼一個有名望的作家，我們竟不知道他的姓名叫什麼。這並非因為他是未名，廢名，無名氏，或者莫名其妙。緣故很簡單：他的聲名太響了，震得我們聽不清他的名字。例如信封上只要寫：「法國最大的詩人」，郵差自會把信送給馮德；電報只要打給「意大利最大的生存作家」，電報局自然而去尋到南遮；都無須開明姓名和地址，我們這位作家的名氣更大，他的名字不但不用寫得，並且不必曉得，完全埋沒在他的名聲裏。只要提起「作家」兩字，那就是他。

這位作家是天才，所以他多產；他偏又是藝術家，所以他難產。幸而文學畢竟跟養兒子不同，難產並未斷送他的性命，而多產只增加上讀者們的負擔。他寫了無數小說，戲曲，散文，和詩歌；感動、啓發、甄陶了數不清的中學生。在外國，作品銷路的廣狹，要由中產階級的脾胃來支配。我們中國呢，不愧是個詩書古國，不講財產多少，所以把中學生們的程度和識見作為作品的標準。因為只有中學生肯花錢買新書，定閱新雜誌，這些有頭腦而沒有思想，喜歡聽演講，容易崇拜偉人，充滿了少年維特的而非非奇特煩惱的大孩子。至於大學學生們，早已在寫書，希望有人來買了；到了大學教授，書也不寫了，只為旁人作序，等人附閱了；比大學教授更高的人物，書序也不屑作，只肯為旁人的書題簽寫封面，自有人把書來敬獻給他們了。我們這位作家，學到了文化界成功做領袖的秘訣，深知中學生是他的好主顧。因此，他的全部作品可以標題為：「給不大不小的讀者」，或者：「給一切青年的若干封匿名欠資信」——「匿名」，

因為上面說過，不知道他的姓名；「欠資」，因為書是要青年們掏腰包買的。他能在激烈裏保持穩健，把清晰來掩飾淺薄，使糊塗冒充得深奧。因為他著書這樣多，他成爲一個避免不了作家，你到處都碰得見他的作品。燒餅攤，熟食店，花生米小販的顧客常常收到他戲劇或小說的零星殘頁，意外地獲得了精神食糧。最後，他對文學上的貢獻，由公認而被官認。他是國定的天才，他的代表作由政府聘專家組織委員會翻譯爲世界語，能向諾貝爾文學獎金候選。這個消息披露之後，有一位他的崇拜者立刻在報紙的「讀者論壇」裏發表高見說：「政府也該做這事了！不說別的，他的書裏有那麼多人物，總計起來，可以滿滿地向一個荒島去殖民。現在因戰事的影響，人口稀少，正宜提倡生殖；即此多產一點，他該得國府獎勵，以爲同胞們表率。」

不幸得很，世界語並不名符其實的通行於全世界。諾貝爾獎金的裁判人都是些陳腐得發霉的老古董，只認識英、法、德、意、俄等國語言，還有希臘文和拉丁文，偏偏沒人懂世界語。他們把夾鼻老花眼鏡，擦之又擦，總看不明白我們這位作家送來審查的傑作。好半天，中間有位對支那學素有研究的老頭子恍然大悟：「是了！是了！這並非用歐洲語言寫的，我們攪錯了！這是中國文，他們所謂拉丁化的漢字，把二十六字母拼的漢音，怪不得我們不認識。」於是大家都透口長氣，放了心。跟支那學者連座的老頭子問他道：「你總該識中文的，它這上面講些什麼？」支那學者嚴肅地回答：「親愛的大師，學問貴乎專門。先父畢生專攻漢文的國



點，我四十年来研究漢文的首領，你問的是漢文的意義，那不屬我研究的範圍。至於漢文是否有意義，我在自己找到確切證據以前，是不敢隨人武斷。我這種態度，親愛的大師，你當然能了解。主席的七頭子熊支那學者氣色不善，趕快說：「我想，我們不用理會這些作品，因為它們根本不合規則。按照我們獎金條例，必須以歐戰語中之一篇作者，方得入選，這些既是中文寫的，我們不必白費時間，再去研究。」其餘的老頭子一致贊同，並且對支那學者治學態度的審慎，表示欽佩。支那學者立刻謙遜，推讓，說自己還比不上得本屆得諾爾醫學獎上的美國眼病學者，只研究左眼，不診治右眼的病，那才算得專家。在這種君子人的禮讓中，諸老頭盡歡而散。只可惜我們這位作家的一天希望！

獎金人選發表以後，全體中國人民動了義憤，我們這位作家個人的失望更不用說。有好多他的同行朋友，眼紅地羨慕他，眼綠地忌妒他，本來預備好腹稿，只等他得到獎金，便公開一致批評他的作品，說他不該得獎；這些人此時都對他表示同情，大聲地惋惜，眼睛的顏色也恢復了正常，也許因為同情之淚的洗滌，愈有一種雨過天青的明朗。有一家報紙的社論大罵諾爾獎金的主持人「忘本」；因為老諾爾在炸藥上發的財，而我們中國是世界上首先發明火藥的國家，這獎金原該給中國人的，希望主持者對這點加以注意，（可惜的是，那位支那學者還沒研究到漢字的意義，所以這篇有力量的文章竟沒法喚起對方的注意！）另一家報紙異想天開，把賀喜來安慰我們這一位，說他一向是成功的作家，現在又可算得負屈的天才，被漠視，不獲得公平待遇的大藝術家；「成功和負屈，二者本來是格格不相容的，但是他竟能一身兼備，這是多麼希望可羨的遭遇！」第三種報紙有一個如下的實際的提議：「借外債不失為有利的政策，但是領外國人的獎賞是一種恥辱。為爭回國家體面起見，我們該自己設立文學獎金，抵制諾爾的獎類，免得批評權外溢。這獎金的最大條件是，惟有用中國各種方言之一篇作者，纔得入選；所謂中國方言包括上海和香港人講的英文，青島人講的日文，哈爾濱人講的俄文。有了這個獎金以後，諾爾獎金就不足為奇，歐美作者自會用功讀寫中文，希望獲得我們的獎金，

中國五千年的文化也從此深入西洋了。諾爾獎金是私人的，所以這獎金也該用私人名義，譬如我們這位大作家何不採取上述的報復策略，把自己的版稅和稿費來設立這個獎金呢？」第四種報紙的編輯不但實際，並且還提出深刻的心靈觀察；他以為文學是應當提倡的，不過肯出錢提倡文學的人，也該得些獎勵；所以，要發給文學獎金，我們該先對若干資本家嘉獎，以資鼓勵；錢的數目不必大，只要略表意思，妙在資本家並不在乎，「我們這位大作家肯做個榜樣麼？」誰知道這些善意和良言，反而斷送了我們這位性命！

他知道了獎金的確切消息，便氣得在牀上生病。同胞們的代抱不平，稍微分減了他的憤鬱。他一面等看報紙上代自己出氣的文章，一面想明天該做一篇自己的訪問記，送去發表。一向報上關於他的消息，照例是他自己送去登的，常常有意在記載裏做些錯謬，一來表示出於旁人的手筆，二來下次可以登個更正，這樣一搭小事能使他的大名在報上見兩次。他心上正在盤算，偏偏連一不二地看到上面所說的四篇社論。第一篇已經惱了他，因為他知，這是我私人的財產損失，一牽上國家民族等大題目，便把我忘掉了。瞧見第二篇的標題是向自己賀喜，他生氣把報紙一撕兩半。他勉強捺住火，看完第三篇，背上像澆了冰水。讀到第四篇最後一句，他急得直昏厥過去。

那天晚上，他病榻前立着不少男人和女人，來問病的團體代表，報館訪事，和他的崇拜者。除掉訪事們忙在小本子上速寫「病榻素描」以外，其餘的人手裏都緊握一方準備拭淚的手巾，因為大家知道，今天是來送終的。有幾位多情善感的少女讀者們，心裏還估量着，怕一方小手帕不夠用，僅能應沒來脫窩的短袖口，又不能像男人們大褂的袖口，可以補充救急。我們這位作家抬眼看見病榻前立的那許多人，還跟平時理想中臨死時的情景符合；只恨眼睛和器官都不聽自己命令，早備下的告別人世的一篇演說，現在怎樣也記不全，說不清。最後，好容易掙扎出：「我的作品，將來不要編全集，因為……」這句子也許太長，至少他餘下的生命太短，所以他竟不能說完。許多人靜聽着，像獵狗般豎著耳朵，失望地像豬耳

桑殼掛下去。出來以後，大家熱烈地辯論，他為什麼不要編全集。有人說，這因為他作品太多，隨你怎樣搜羅也收不全；有人說，因為他還有幾千部小說或戲曲沒有寫出，已印行的作品不足見其全。這兩派的爭論，成為中國文學史最有趣的一章。一位批評家在追悼會上慷慨激昂地說：「他的精神是不死的，他的傑作永遠存在，是他給我們最寶貴的遺產！」一個小讀者私下嘆口氣說：「他的身體總算是死定了！他不會再出版新書，否則我真要破產了！」這位讀者的書都是花錢買來的，而那位批評家所有的書當然就是作者簽名贈送的。

我們這位作者一毫不味，覺得死倒也不錯；精神的鬆弛，彷彿在通身煩燥熱悶的時候，脫去了一件厚重的外衣，身上本有的病痛，也像衣縫裏寄生的蚤蟲，現在跟著衣服一同解除。他是死了，死後境界不知怎樣。像自己這種對社會和文化大有貢獻的人，天堂早該派代表來歡迎招待纔對，難道天堂真不信，沒有那回事麼？爲了安置自己，也得加工趕造一所呀！不過，老住在天堂裏也怪乏味的；除非像摩罕默德安排下的天堂，在那裏可以佔有七十二位隨時隨意恢復處女狀態的大眼睛、黑眼珠美人兒，空中成羣飛着烤得絕嫩的肉、鬆脆的皮的天鵝和肥鴨，自動地撲到嘴邊來挨吃，那還有點意思。只恨因爲寫作過勤，常要發腸胃病，多吃了燒烤怕反而害事，天鵝頸上決不會掛一瓶「疥去病」，「若素」，或者「清快方便丸」的，天堂裏斷無這種摩登醫藥設備。女人的數量也似乎太豐富了，一時享受不了那許多。荒唐鬼唐荒 (Don Juan) 的二百九十四個情婦的破天荒記錄，是積一生採花的努力，偷情的經驗，纔有這樣偉大的成績，叫他同時應酬七十二個女人，他也要吃不消叫苦。假使七十二個人相貌各各不同，個人的審美觀念總有所限，難保不偏寵了誰，結果定是爭風吃醋；應付不了兩個吵嘴的女人的他，如何當得起七十二位具有印度土人做的泡菜風味，由酸轉辣的娘們？聽來這七十二個狐狸精 (Hourens) 是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都是黑頭髮，黑眼睛，水蛇腰，相貌沒有絲毫兩樣。試想，老守着一個女人還嫌單調，這一個女人用乘法變了七十

好讓人來驚歎天才吸引異性的魔力。文人的情緒，只比閨人的新汽車新房，不過爲引起旁人的企羨，並非自己已有急切的需要。現在每個進天堂的人都有地煞星數目的女人，個人無從在性生活方面擺闊排場。至於借此收羅些抒情詩和懺悔錄的資料呢，那倒不錯，只不知天堂裏有人看書麼？自己去了，或者可以開些讀書的風氣，又何妨帶幾本作品去送人呢？因此，我們的作家跳進了他的書房。

他踏進書室，便覺得脚下有些異樣。地面好像餓空的肚子，給石塊壓得要陷下去，還在鼓氣掙扎着揪上來。原來書架上自己的著作太多了，地載不起這分量。看來地的面子有些保不住，漸漸迸出裂紋。他趕快搶架子上的書。誰知道「拍」的一聲，地面迸了缺口。架上的書，大的小的，七零八落地跌進地洞；他收腳不住，捲入崩塌的勢裏，在亂書中直吊下去。他這時候蜷身縮頸，真變成了一切衝撞的目標，給書砸痛了頭，碰傷了肩膀，擦破了皮膚。他這時候纔親切地知道自己作品的勢力多少重大，纔懊悔平日沒有克己工夫，少寫幾本書，每本書少寫幾萬字。好容易書都在身子前後左右擦擦過去了，遍體傷痕，一個人還是在無底的窟窿裏跟着這一陣片的尾梢飄降。心裏益發慌張，想這樣下去，豈不通過地心，把地球跌個對穿，忽然記起在小學時讀的地理，地殼子的那一面就是西半球，西半球就是美洲。美國是一切舊大陸作家的金銀島。不成功的人到那裏可以成功，成功的人到那裏可以收穫。每個作家都該去遊歷，演講，爲自己的作品開個市場，替美國人減少些金洋的負擔，替本國挽回些在洋貨上外溢的利權。一跌直到美國，那是第一妙事，又爽快，又新鮮，又省得坐飛機或船的顛暈胃反。想到這裏，我們這位作家身子愈低落，心上便愈高興，感謝天道畢竟有知，沒虧負一生的苦幹。原來好作家的報應，是跌到美國去，不是昇天堂！俗語說：「一交跌在青雲裏」，真有這一回事。正自慰着，身子忽到了底，居然沒跌痛。爬起來看，是一間大屋子，壁上掛有地圖。他從屋頂的破裂處吊進來，地上都鋪疊着他的書，軟軟的，所以不致跌斷骨頭。他適纔懊悔做的書太多太厚，現在又折幸書多書厚有這樣用處。只是碰破了人家屋頂怎麼辦？腳下的書忽然掀動起來，把他又

我個筋斗。同時，門外衝進許多穿制服的人把他拉下了書堆，般的搬，踢的踢，將書移個干淨，扶起書底下的一位壓得頭青面腫的大鬍子。這時候，屋裏的陳佈露出，我們的作者方知道是一間極講究的個人辦公室。穿制服的人有的將那鬍子拍灰，拉衣服，有的收拾屋子，將翻倒的桌子和椅子扶起。作者一騰這氣派，惶恐得不得了，想定是冒犯了一位要人。那鬍子倒頗客氣地對他說：「隨意坐吧」，又吩咐手下人都出去。作者纔注意到那人繞嘴連鬍子，又黑又密，說話時瞧不到他的嘴；他說的話從鬍鬚裏裏出來，彷彿染了鬍鬚的顏色，一個個字都是黑的，又彷彿毛茸茸的攔得聽著耳朵發癢。

「先生的大作真是『一字千斤』哪！」那鬍子也坐下來，撫摸著頭上墳起處，苦笑說。他的這沒嘴的鬍子，似乎妨礙他的笑容的發育完全。

我們的作者看見鬍子不但不跟自己為難，反而恭維「一字千金」，胆子立刻壯起來，傲然說：「沒有那。貴。我先要問你，貴處可就是美國？因為折合美金，我的稿費並不算貴。」

「這兒不是美國。到美國還得下去好些路，先生是東半球帶下來的，西半球的地殼有美國鋼骨水泥的陸天樓鎮住，所以還抵抗得起先生天才的重量，地球沒給先生打通。但是，先生的大作已經給地心以相當震動，恐怕舊金山等處已經地震了好幾分鐘了。」

「那末，我此刻在那裏？」作者急忙問。

「敝處就是世上相傳的地府。」鬍子安靜地回答，他的冷刻的語調使他字句上籠罩的黑氣降到了冰點。

作者慌得跳起來說：「豈有此理！我自信一生為人該有這樣的果報，到地獄來受苦！」

鬍子揮手勸他坐下說：「這一點，先生不用過慮，地獄早已搬場到人間去了。先生忙於著述，似乎對最近的世界天勞不甚了了。唉！這也難怪。」

作者想對話者一定是開主了，怪不得他敢留那樣神氣的鬍子，忙從剛坐下的位子站起，說：「地皇陛下，恕我冒昧……」說時鞠躬的深，真

如法國俗語所說能使肛開裂(Saluer à cul ouvert)，因為一切共和國人民都企羨能跟皇帝接觸的榮譽。

那鬍子發出哈哈的笑聲道：「先生錯了！我給你的書壓得腰背還隱隱作痛，恕我不便還禮，生受你這一躬到底了。這兒雖是從前的地府，我可不是什麼退位的末代皇帝，也不是新任的故宮博物院院長。照例，帝制取消，宮殿該改成古物保管所，只是十八層地獄裏所有的古物都是刑具。人類幾千年來雖然各方面大有進步，但是對同類的殘酷，並未變得細緻文雅。譬如淪陷區裏特務機關逼取口供，集中營懲戒俘虜，都能保持野蠻人粗朴有效的古風。就把中國來講，只有在非刑拷打裏，你還看得到國粹的功効，鼻孔裏灌冰，火烙，夾支窩，拶指頭以及其他相類的本位文化。所以地獄原有的刑具，並非過時的古董，也搬運到人間世去用了。現在此處是『中國地產公司』，鄙人承乏司長。」

作者本在慚悔自己大禮行得寬，聽見鬍子最後一句話，又鼓起興趣，想我有天才，他弄地產，這倒是天造地設的妙對。便問道：「地皮當然值錢啦，可是這兒是地心，怎會有人來交易？想來地皮給貪官污吏刮光了，所以你們這種無孔不入的商人，隨著戰時躲空襲掘地洞的趨勢，鑽到地底來發利市。」

那司長不動聲色的說：「照你那麼說，『中國地產公司』是要把中國出賣給人了。主顧當然不少，可是誰出得起這無價之寶的代價呢？假如我真是個地道的商人，我咬定實利，一不做虧本生意，二不收空頭支票，所以中國這筆買賣決不會跟任何人成交，因此也決不會像愚魯的政治家把中國來零售和批發。你完全誤解我們的名稱的意義。我們是專管中國地界裏生產小孩子的機關。地獄雖然遷入人間，人總要去世的，靈魂投胎轉世，六道轉迴，該有人來管呀。凡中國地面上生育的男女禽獸，都要由我們這兒分派。」

「為什麼又叫『公司』呢？」

「這『司』字是傳統下來的，陰間不是本有『賞善司』，『罰惡司』麼？所以鄙人的銜頭是司長，不是經理。『公』字呢，那無非表示本機關

辦事的公平，公正，決不納賄舞弊，冤屈好人錯投了胎。我這一部又濃又黑的鬍子就是本司精神的象徵。」

「我明白這是雙關，」作者自作聰明地說，「有鬍子是老公公，因此司長的美髯可算是大公無私的表現。」

「先生敏銳的心思又轉了彎了！這怕是你們文人的通病吧？稱老公公不一定要有鬍子，例如以前的大監。先生總知道西洋大法官的標識，是頭上戴的白假髮。陽間風行的那些講中國文明而向外國銷行的名著，先生該也知道。我們國家、人民、風俗、心理不是據說都跟西洋人相反麼？我們是東方民族，他們偏要算西方民族；我們是中國人，他們老做外國人；我們招手，手指向下；他們招手硬派手指朝上；我們禮拜時屈腿，他們行敬禮反而舉手；他們男人在沒結婚前向女人屈膝求愛，咱們男人結婚以後怕老婆俯跪；一切的一切，你瞧多別扭！以此類推，我們愛面子，他們一定不要臉了。我們死了人穿白，他們死了人帶黑；所以假如他們的公正官吏，頭頂上戴白假髮，我們這種主持公道的人下領該培養天生的黑鬍子。這樣，我們纔對得住那些把東西文明來比較的人。不致破壞他們歸納出的法則；並且，也表示除掉這一把鬍子的顏色永遠是漫漫長夜，此外天下就沒有「不白」的冤枉事！」

司長鬍子飄揚，講得十分有勁，鬚髮裏濺出口沫。同時，我們的作者心上打着主意。公正的人最討厭，最不講情面；要是聽他安排，怕到不得美國！還是趁早溜吧，便起身含笑告辭：「今天兄弟不小心，書架塌下來帶累貴處，又妨害了先生辦公的寶貴時間，心上有說不出的抱歉！不過，意外認識了先生，聽到許多高論，這也是一種快樂，兄弟他年做回憶錄定把貴司大大的表揚一下。兄弟不敢再耽擱了，請吩咐貴人把吊下來的拙作搬進來。我想挑一兩種簽字送給先生；一來留個紀念，二來有鄙人簽字的書，後世收藏家都會出重價搶買，就算暗償貴處屋頂撞破的損失。」

「那不必費心。可是，先生既來，不能隨便去。」那司長說時鬆着鬍子，安坐不動。

「爲什麼不能？」作者怒沖沖地質問，「你手下人敢攔住我麼？你知

道不知道我是大才？我並非有意跟你們搗亂，我這一次的墮落完全是意外的，偶然的。」

「天下就沒有偶然，那不過是必然化了粧，戴了面具。陽世間人死後都到我們這兒來，各有各的來法。可是，這不同的來法根據一條不偏不頗的定律：『作法自斃，請君入甕。』生前做什麼事，死後就在那事上出個岔子，叫他投到。你是作者，所以你的書壓破了地，你跟着他們下來，今天早晨有位設計衛生設備的工程師的靈魂，你猜他怎麼來的？他不知怎樣吊在抽水馬桶裏，給什麼莽撞人直插下來！我這屋頂常常或破或漏，我自己有時打掃了頭，有時淋了一身骯水。不過，爲公家辦事，那就顧不得啦。」

「那末，你想派我做什麼呢？」

「這個，我還在考慮。你今生消耗了大量墨水，照例我該派你投來世烏賊魚，吐墨水。可是你又糟塌了不少的紙，你該投胎變羊，供給做羊皮紙的原料。你當然也在寫作生活裏用退了無數筆鋒，這樣，我得派你做鬼子，老鼠，或者還是羊。可惜你是新作家，毛筆在你手裏好像外國人手裏的中國筷子。你常用的是鋼筆尖跟自來水筆的白金筆頭，我不知道什麼生物身上出這兩種金屬。萬一不得已，只能叫你轉世做個狼毒不知廉恥的混蛋，投機分子，他心腸裏和臉皮上也許可以刮下些鋼鐵。白金呢，好在白金絲髮藍寶石眼睛的女人(Platinum blonde)是現成的典型人物。最後，按照你藏頭露尾，喜歡用好幾個筆名投稿的習慣，你該來生做個屢犯盜案遭通緝的積賊，非得常常改姓換名不可。不過，你只有一條命，總不成一身又是女人，又是男子，又是魚，又是鬼子呀！所以——喂，你走不了！門外有人在等着你，跟你算賬。」(下期續完)(留)



# 枕上偶得

宋悌芬

去年和今年我才注意到冬天之去和春天之來臨中間經過不少變化。忽然暖了，又忽然冷一下，然後再暖和。大自然的變化根本不是直線的，人類社會的變化也是如此——露一下曙光，又完全黑暗，然後又透一絲亮光。可是人類不會達到這總傾向——光明，像大自然終於達到春天一樣？

我們應該愛——愛人和愛國家，倒不是爲了道德上的原因；因爲我們我們必得接受一些狹窄的生命給與我們的限制。例如我們只能有一個父親，一個母親。假如嫌這太狹，爲什麼不愛整個世界、宇宙、天王星、海王星？

批評之道其猶張弓歟？要十射九中的話必要下不少苦工，必需有眼光，訓練。批評家要一語中的也得要眼光，訓練。眼光等於直覺，等於 perception，訓練等於修養，哲學上訓練等於臂力。沒有臂力就拉不開弓來。二者都是看上去極簡單而實際上極複雜的工作。而現在有多少批評家根本沒有看見過弓就想拿起來射，有多少批評家是無的放矢。

有很多批評家不過是 peeping 家，連正眼看原作的胆量都沒有！

理想大學和理想教育都不可能。因爲一個人能領略教育真正意義，和真領略人生意義一樣，非自己經過這一關不可。每個人都應該是過來人。我們老聽見人說，他們走了多少冤枉路，浪費了多少時間。假如他們能回

頭重新生活就好了，可是不能，所以願意告訴別的青年人，別走錯路。這其實是錯誤的看法：路得自己走出來，不然就失去它的意義和價值。你可以告訴他，鼓勵他，可是你不能讓他走你的路。歷史上有多少人主張，理想教育方法應該怎樣，但實行時並不理想。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米爾頓，寫了長篇大論攻擊現行教育制度，並說他的方法才是唯一的理想；結果，他的子姪受他的教育，非但學問上沒成就，而且品格似乎比常人更壞。

我們爲什麼把 drama 稱爲「話劇」？很有理由。在我看來，話劇這字的中心，在「話」而不在「劇」。現在的話劇都太注重「演」，而忽略了說話的藝術。仔細想想，話劇和文明戲究竟有什麼不同，應該有什麼不同？文明戲完全講「演」，過火的「演」；所以有時候我們非但不被感動，而且覺得可笑。假如話劇也要注重演的話，就和文明戲一樣。注重演技 (actine) 的普通是啞劇 (mimed)，原因是不能說話，只能由動作來表達；是 ballet，因爲一部份就是啞劇；是無聲電影。Opera 就忽略演技，因爲可由音樂歌唱中表現；中國舊劇不注重演，因爲也有音樂，有說白，唱，同時有傳統的格式 (Convention)。話劇也應如此，用說話傳達情感和意義，不應該受電影的影響。我沒看過大演員演的莎士比亞，可是我想他們演技固然到家，說話還是重要因素。讀莎士比亞時，我們不聽學者而聽演員，就是這道理。"To be or not to be" 不在怎麼演它，而在表達 (interpret) 它。中國話劇一直停頓在文明戲水準上，就是這原故。我這話也許太偏，但要提高中國話劇標準不得不如此。

翻五四時代的文學作品和現在的比一下，我們不由得不感到，雖然在技巧上見解上我們有超過他們的地方，但同時在精神上反而沒有那麼有生氣，那麼新鮮，那麼年青和勇往直前。這些可寶貴的性質到那裏去了呢？文學的發展也許像個人，也有少年，壯年，老年，可是現在看起來，近代白話文學運動未免老得太快，簡直有點未老先衰。



### 鶯花無限

周煦良

車過無錫，有西上的日本兵車停在站頭，等候交車。

裝煤層的貨車上張着布篷。一個個日本兵赤着上身，露出精壯的黑肉。他們有的在削梨皮，有的搗動手中的紙扇，（扇上印了個醜陋的紅太陽），默然臉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只有一個小鬍子，濃濃的眉毛，站在和我們車箱靠近的地方，向我們這軍人注視。從他的眼神和臉上的肌肉，我判定他是個有思想的日本兵。

是的，現在我們不再來執行你們的意志，却又成爲你們研究的資料了。

是不是看我們怎樣高興呢？這似乎用不着，閉了眼睛也可想象出來。在你們面前，過去我們怎樣掩飾內心對你們的詛咒的，現在也以同樣方式來掩飾我們的快樂。如果以表示快樂使你們痛苦，那我們就太孩氣了。快樂是自家快樂的，犯不着帶上別人。

還是想我尋一點可以刺激你們感情的動作，藉此再來一下快意的屠戮呢？你們不至於，而我們也不會做。雖則是虎口餘生，老虎還站在前面；受催眠了，還沒有入檻。從前我們是亡命之徒，逼緊了只得將虎鬚，現在是千金之子了，有了身份，就不跟無賴廝拚，日子長呢。

那麼，是不是看我們有什麼能耐，慢慢再想對付的方法？勸你早早放棄這迷夢罷。你知道的，我們並沒有能耐。說沒有能耐呢，可也有。往日在你們嘴裏，我們是一塊老牛肉，任情你們

嚼，嚼不爛。我們的能耐就是一個原子的能耐。但是發明用原子轟炸你們的，並不是我們。

所以算了罷，虎視眈眈者，現在該打打你們自己的主意了。

★ ★ ★

隨着第一聲慶祝的花炮，牛鬼蛇神的文壇突然沉寂下來。平時耳根裏抵禦不了的嘈雜聲，現在竟傾耳去聽也聽不見了。走到馬路上看看，報攤往日炫耀陳列的刊物，沒精打采躺在那裏，封面好像已蒙上一層多年的塵積，顏色也褪落了。明知是幻想，但樂得由它。現在還有誰能保障它們的命運呢？便宜它們多活兩天，受受路人的冷淡也好。不久的將來，會有一個攤販來看中它們，於是不管是坐汽車的魚，散步的魚，抽板烟的魚，或吃苦茶的魚，都會一古騰兒的像沙丁魚一樣，被捆載以去，毫無抵抗。小販口中說不定還嘆喏着不滿，說它的質地是回爐貨，不經用。

可是，也是史料啊！我又想，正可乘此收拾一點殘餘。有一天人們會回頭來向故紙堆中發掘這些，像發掘古代的鳥獸遺骸一樣。而那位老教授，可能是鬚髮皆白的，在研究中國文學史最醜惡一頁之餘，也許會燃着鬍子，帶着有心得的微笑，向我們這遙遠的一代人說：「也未可一概趕盡殺絕呢。」

然而能表示小氣和厭惡一點的才是人，才對得起自己。人不能現在就爲歷史活着，正如他和黃包車夫講價錢，不能也顧到平民主張的人道主義。在個別的和抽象的之間，永遠有一道跳不過的鴻溝。

我把手從褲袋裏縮回來，丟下一個鄙夷的目光，三腳兩步趕往前面看勝利的窗飾去了。

★ ★ ★

藍的天，嵌着一塊塊白雲，對面人家紅瓦舖的屋頂上踏着一羣孩子，伸長了脖子望。當飛機從頭上飛過，發出巨大的聲響時，孩子們便搖動手中的中國旗，一齊發出歡呼：

「噢噢噢噢」

沒有人教過他們，也不知從那裏學來。這兩天無論馬路邊，弄堂裏，露台上，到處都聽到這種呼聲。孩子喊，大人也加進裏面喊……

「噢噢噢噢，又是一架！」

有意思，比喊口號，喊萬歲萬萬歲還要切景得多。文人連篇累牘寫不完，詩人寤寐求之而寫不出，一些無所用心的人却自然然喊了出來，沒有顧慮，沒有驕慢，純是歡欣。

「噢噢噢噢！」小國旗揮動着。

還有這些國旗，……也是少不了的點綴呢。二十多年前，上海慶祝第一次歐戰和平。南京路從外灘到新世界，一眼望去盡是燈海。那時是外國人慶祝，中國人湊熱鬧。中國雖忝居協約國之一，還說不上高興。這次輪上真該自己慶祝了，却值滿目瘡痍，百廢待舉之秋。紮牌樓，放高陞，雖說花費有限，終覺得還

可以移到更有用的用途上去。可是表示也得有，所以，就一面小國旗罷。既經濟，又表現了慶祝的情緒，無論插在騎的自行車前面，或是給孩子拿在手中搖搖喊喊，都好。

「噢噢噢噢，今天的飛機真多！」

看久了，身上慢慢感到一陣溫暖，好像是春天，帶回來和煦的陽光。我眼前的景物消失掉——代替了的是一幅鄉村的畫圖：綠草如茵的山坡上坐着幾個孩子，四週圍圍着不知名的野花。空氣是平靜的，望遠一點沒有風雨的徵候。山下有人過着那平凡的日子，正是：

天下太平無事日。

鶯花無限日高眠。

我如夢方醒，深深透了一口氣。我了解這不過是幅因襲的圖畫，我的記憶裏沒有它。但它象徵我往日另一種平靜的心情，多年來困苦和憂憤一層層積壓在上面，已使人不復感覺它的存在。多謝這些孩子們，給我喚回過去的生命。

「噢噢噢噢！」屋頂上小國旗又飛舞起來。

### 金 故 索

大漢詩人

驚心梅子黃，  
轉眼榴花綠。  
國破家亡，  
曠得人無恙。

風兒又打窗，  
耐思量。  
算老去京莊更斷腸，  
功名難道成虛說！

福分原來有抵當。  
且把那羅衣放。  
明朝倘見嫩晴光，  
這危亡同命須防，  
這長宵同度休忘，  
直等到東方亮。

三十二年寄自四川

# 謙泰商業銀行

財政部執照銀字第三二四號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行址 四川路四六一號

電話 一二六四九

本刊已呈請市黨部登記中